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九目錄

書後 題跋

書先師耿恭簡先生手帖

題四子會解

書荆川先生傳後

題陳氏手澤二卷

題方輿勝畧

題鴈蕩圖經

題嘉善寺蒼雲崖修葺疏



題曲江集

書畫墁錄

書品茶要錄

書香奩集

書魏郊錄

書蜀檣杙

題養生諦言

書謝司直所藏名賢墨蹟後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題問馬集

題諸王帖

書吳德基千字帖

題李龍眠星官圖

題宋人傳燈圖

書洛陽伽藍記後

書方林宗墨

題吳儀部陽羨溪山圖

題王太學臨蘭亭二卷

題幽明錄

題稽神錄

書缶鳴稿

書黃庭內景經後

題任彥升訪阮孝緒圖

書趙松雪秋興賦

題沈啓南秋江待渡圖

書楊晉庵先生山居功課

題黃君貞父南都紀游

題錦研齋集

書凝香劑墨

書烏玉瑛墨

題寄心集

題尚書疏衍

題雙節錄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九

書後題跋

書先師耿恭簡先生手帖

昔歐陽子在夷陵觀吏牘焚錯大爲民害自是與  
學者多言吏事曰文學止於潤身吏事可以及物  
也先師命世大儒顧於民情吏治靡不精討見守  
令循良者薦達之惟恐後余所覩記不可勝數矣  
此卷爲余姻尹南臺氏而作南臺爲吏潔廉簡易  
所至不爲赫赫聲而上下宐之先師一得於其弟

子健輒深嘉而樂道如此藉令先師而在目擊南臺治行之始末其推轂之又當何如哉觀者於此微獨知南臺之爲人而君子居官之要前輩成人之美皆可見矣

題四子會解

聖人之道微非言無以通之言也者道之筌蹄而非道也昔人以先覺者立其名傳其義遂使後世循其名失其旨黨同伐異焚焚而不已遠哉其分於道矣定所俞子閔之於是以其獨會者假四子而通之其用心甚美夫學患無知尤患於有知惟至未之或知而知泯良其背咸其晦而見息則名言所及皆筌蹄也嗟乎苟可以得魚兔矣何筌蹄而不可用苟爲已得魚兔矣何筌蹄而復當守讀者其亦以是求之

書荆川先生傳後

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舉首一時以爲連璧云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晚節爲分宐所薦至今以爲詬病不知爲達夫易

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之  
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  
朝豈誠戀戀於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  
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  
也始島夷躡姑蘇戟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  
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  
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  
故者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  
情惜已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題陳氏手澤二卷

天竺以貝葉爲書亦已異矣至遲宐翁題詩花片  
一時遊戲翰墨耳而遂傳之至今亦秭林一段竒  
事金夫人番馬矯矯有致知其人林下風也陳  
氏子孫其永寶之

古人臨書譬之優孟學叔敖非必改形易貌而見  
者以爲叔敖復出要在得其意度而已遲宐翁之  
於蘭亭亦然石亭先生詞翰妙一時其淵源乃出  
於此知世謂芝草醴泉不必源本者非通論也

題方輿勝略

昔子長作史記必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  
疑浮於沅湘北涉汝泗講業齊魯之都過鄱薛彭  
城梁楚以歸况士欲經世苞九有而戡萬務乃以  
寡見謏聞冥冥而決事豈不謬哉鄭夾漈志地理  
以水爲主挂一漏萬無足繩準一統志葺於近日  
而義例猥繁紀載無法觀者病之程君幼輿刪繁  
就簡勒爲一編又謂古人左圖右書經緯相錯後  
世圖譜不傳祇滋詞說雖胸藏墳籍及寘之行事  
茫茫然不知所向况并其書而末之攷乎乃每一  
省會系以一圖其於黃河海防九邊海運凡關經  
濟之大者靡不森然臚列如指諸掌此固問俗之  
津梁而求理之關鍵也詎可忽諸雖然古有方輿  
記職方記周地圖郡縣圖凡爲卷帙動千百計區  
區是書惡足以盡之得幼輿爲倡其端庶有志者  
知所究心焉耳

題雁蕩圖經

鴈山名勝甲一方往有繪爲圖者不甚稱登覽題



詠之詞亦多軼而不存玉洞山人生於其地而濟勝之具與品題之才蓋侷兼之暇日同友人梁進甫歷覽山中挾繪事者貌其大都而躬指授之撮其景之最者各爲一圖以標其勝每圖爲記而題詠之什附焉題曰鴈蕩圖經曰能仁寺曰大龍湫曰靈巖寺曰龍鼻水曰靈峯洞曰淨名曰東碕曰梅雨巖曰石門潭曰石梁洞圖凡十詩凡若干篇余觀元李孝光袁采游歷茲山具有圖記而近世陸文裕公言之尤備然山之佳絕處徃徃深阻曷

絕非冥搜者不盡得之古人言緊絆芒屨行一月彷彿見得皮膚耳况托之豪楮間而可以罄其美哉今圖經雖畧而能撮其勝會令夙覽者可以討論其奇臥遊者可以想像其處亦一快也嘗聞潘柱史有言鴈山有峭拔有空洞有雄渾淵澄峭拔者如介空洞者如通雄渾淵澄者如旁行不流意謂非其人不足以當之斯又出丹青題詠之外矣山人世以德學名余知不愧斯語也輒并及之

題嘉善寺蒼雲崖修葺疏

南都山水聞天下而城東北爲最玄武湖幕府山  
梅花水燕子磯相綺錯而以巖石勝者嘉善寺之  
蒼雲崖爲最諸石森列奇勢迭出或盤坳突怒如  
靈丘或端嚴挺立如正士或縝而潤如珪璧或廉  
而劔如劍戟或蹲如恠獸或削如橫几至其攢簇  
而輻輳深靜而窈窕行之而臨下如谷墜之而闕  
天於隙晴雨異狀烟靄弄色雖非閔鉅之觀而百  
仞一拳千里一瞬達者有真賞焉第閣當巖腰石  
障其半且頽墮不支久矣往姚郡伯叙卿嘗曰此

一移置之庶閣之頽可支石之勝盡出而卒不果  
今歲新安張君康叔同謝君少濂洪君禮卿王君  
曰常遊而樂焉與郡伯君語懸合乃謀於余約名  
勝士相與醵錢撤而更之夫昔之嗜石者如唐之  
平泉宋之艮嶽非不鉤深致遠獻瑰爭奇然輦嶮  
巖凌險阻歷歲月疲功力可致以來亦可徙而去  
未幾委棄道路淪落草莽徒以增今昔廢興之嘆  
孰若茲崖一丘一壑坐而得之使問禪者可憩攬  
勝者忘歸致足樂也諸君子必有離世樂道能成

斯志者汪君仲嘉余友也其亦以是語之

題永慶答問

此編乃禿翁尋常情狀被余常吉吳得常兩人等閑拈出便如傳燈數則公案蓋非禿翁不能道非兩人亦不能述也得常薙髮遠遊未幾而歿禿翁亦以壬寅化去獨常吉在耳回憶疇昔不任惘惘惟常吉其益勉旃令此意火傳無盡則續佛慧命者在常吉一身雖謂禿翁爲不死可也

題曲江集

劉夢得集言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宐與善地因致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近世筆疇諸小說皆因之不攷之過也當時徐浩作公碑銘明言嗣子拯居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僞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右贊善孫藏器河南府壽安尉永保先業克稟義方是公且有賢子孫矣及見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子拯右贊善大夫拯子藏器長水丞藏器子敦慶袁州司倉參軍敦慶子景能景能子涓嶺南觀察衙推弟鄖湖南鹽鐵

判官涓子浩仁化令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  
文嵩八葉之中仕宦不絕而夢得云云非竊語耶  
一時浮言聞之不加審諦輒形紙墨世之類此者  
當爲不少

書畫漫錄

甲辰初夏對芍藥花細雨闌珊賓客稀至讀此編  
點定數十百字惜無善本一正之然眠近刻稗編  
中本不啻霄壤矣芸叟爲人大略具葉少蘊巖下  
放言可敬也

書品茶要錄

嘗於殘楮中得品茶要錄愛其議論後借閣本東  
坡外集讀之有此書題跋乃知嘗爲高流所賞識  
幸余見之偶同也獨傳寫失真譌舛過半合五本  
校之乃稍審諦如此因書一過并附東坡語於後  
世必有賞音如吾兩人者

書香奩集

香奩集綺靡而乏風骨視開元大曆之風遠矣昭  
宗末年朱溫篡形已就此時韓偓在翰林蘇檢苦

欲推轂入相偓曰公不能有所爲今事勢至此乃  
欲以相浣耶昭宗累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  
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別偓泣曰臣得遠貶  
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其志節如此韓熙  
載不欲爲江南相而以聲色自浣偓之爲豔辭豈  
其方與抑賦梅花者與鐵心石腸自不相礙與世  
鮮此集偶得寫本命侍史錄一通而書此於首令  
攬者知其人焉

書愧郊錄

士大夫學問以國朝制度典章爲第一近世宋文  
憲之外鄭端簡雷司空皆其人也後生學文徒獵  
古人唾餘以相賁飾而實用微矣岳亦齋所著述  
余及見其三程史金陀粹編愧郊錄是也愧郊錄  
於國之典制名數蓋三致意焉書曰學古入官議  
事以制學者得此意攷古通今不至虛用其力其  
可免於面墻也夫

書蜀檇杌

蜀檇杌十卷宋張唐英著雖偏部短記事蹟微淺

而亦有可以廣見聞備鑒戒者但錄自吏人譌舛  
十有四五歸田多暇輒爲審定蓋以三本互證乃  
稍諦當如此子孫其存之

題養生諦言

道家凡數等清淨無爲如老關莊列者一也飛昇  
冲舉如劉向列仙傳所述一也存想服食卻疾延  
年又其一也世人或混爲一塗而方士之言又多  
其名目適增後學之岐路新安汪子正予少苦篤  
疾遇異人授以禁方不假外索而抽添烹煉立奏

奇功慨然冀世之共躋於仁壽也乃撥去龍虎鉛  
汞諸假名而直截示之非仁者之用心不能夫學  
大道者無意學養生者有靜中之意毫釐有差鮮  
不爲患必輕重浮沉虛實老嫩審而消息之斯水  
火均平而疾可祛丹可結蓋悟真謂之有作豈能  
無失也關尹子言人去識則精神魂魄意五者皆  
廢五者廢而陰陽五行自不得以圍之噫非出世  
奇男子安能與於此哉

書謙司直所藏名賢墨蹟後

詞林故華貫國初惟材是畀不局身格後獨以一  
甲進士若庶吉士克之他有與者輒擯不相容而  
其途狹矣嘉靖初永嘉貴溪受 上異知所遴士  
不主故常謝公與槐繇御史改春坊司直至今指  
摘焚如余亦不能明也頃其家出所藏交游尺牘  
獨鄒東廓程松溪趙大州唐荆川羅念菴五六公  
皆名碩也手書欵密非肺腑交不及此噫諸公豈  
世之汎交苟相悅者哉非數公不能知司直非司  
直不能以友數公余乃知流俗相詆皆承媚疾者

之誤非實錄也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執此可以  
爲論公左券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嶺南復所楊先生倡道金陵問學者屢常滿戶外  
二三高足弟子有契於中輒筆其語以傳今載錄  
中者是已當是時溫陵李長者與先生狎主道盟  
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長者如絕壁巉巖無  
罅可入二老同得法於盱江而其風尚迥絕如此  
余以爲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爾則信向靡

從既知學者不可不見長者不爾則情塵不盡天生此兩人激揚一大事於留都非偶然也今兩人往矣常吉輩既刻長者問答復以先生語屬余題其端嗟乎劍逝舟存鴻飛爪在然覽之見諸君信道之篤與爲法之勤安知無透脫情境者出於其間乎余故不辭而書之亦以見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題問馬集

問馬集一卷十五篇長洲吳子孝純叔撰純叔長洲人嘉靖己丑進士南冢宰文端公之子由翰吉謫邯鄲馬曹著此書蓋以自托也語甚雅馴可觀古有相馬經辨馬圖良馬論不下十數種諸葛穎相馬經至六十卷之多今不甚傳此編可以補圉人太僕之闕其謂相國馬者經歲不一遇而相駑馬者富於一時余讀而尤悲之

題諸王帖

王氏自過江以來六朝史有傳者至七十餘人古今所未有也此卷自二王外擅臨池之美者十有



九人嗚呼盛矣然吾不甚願子孫效之唯得篤厚  
謙和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卽手如懸椎亦不  
恨也

書吳德基千字帖

德基爲人見宋景濂傳世絕不知其能書近趙學  
士刻而傳之以此本遺予觀其姿態絕類文待詔  
書然文一意取妍此則筆中有鋒愈玩愈佳文不  
如也文書名滿世德基埋沒者且二百年而始傳  
其傳也又以目中無珠之趙叟此又未可理推也

已

題李龍眠星官圖

古作畫人物第一谿山次之花卉禽鳥爲下蓋聖  
賢仙佛使人因敬而得悟非苟然也唐以後獨龍  
眠不失此意宋祥符以來尚道家者言此卷蓋當  
時應制爲之精緻中韻致具存故是合作用卿其  
寶之

題宋人傳燈圖

昔人多畫古聖賢圖蹟謂文弗盡經緯不能形容

乃托之於畫其用意遠矣參禪者必當攷其源委此卷咫尺中諸祖傳燈大意已自瞭然善巧方便之顏度生利世之範可一寓目而得之自是熏修之一助微獨以畫重也

書洛陽伽藍記後

舊藏伽藍記寫本五卷書主伽藍而於時事無不貫穿馳騁是水經體例其人雖酷信梵學多舉譎怪奇詭以相夸詡知其於實際懵如也新安吳氏以刻之逸史中初本遂不見還刻本通未校讐訛舛至不可讀頃得宋本躬爲刊定如此古書爲後人所亂類此者不少僕近刻九經刊誤陶靖節集壹據宋本正之實秬林之一快何時併傳是本與好事者共之耶庚戌夏五月憑虛閣看雨待客不至書此

書方林宗墨

新安以墨著作者率盡其技以自名最者三數人置之常和潘谷間不復可辨林宗起與之方駕而不啻過之豈廷珪承晏之遺法猶有存者邪東坡

言墨光而不黑固爲弃物若黑而不光又乏神采  
觀林宗所製豐肌膩理燁然如漆適合坡公之論  
紹聖李伯揚墨譜論古之作者甚備余欲廣而傳  
之當獲麟於林宗矣

題吳儀部陽羨谿山圖

東坡自嘉祐登第卽與同年蔣之奇有終老陽羨  
之約後入荆溪自云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非  
山川勝絕何致名流欣賞如此徹如儀部出示善  
權東溪二圖一則雄深峭拔一則清遠秀潤覽之  
姿態橫生可以想見二溪之勝恨不卽置身於銅  
官水榭間也買園種橘尋蘇蔣舊事殊不爲難異  
日當與徹如成之

題王太學臨蘭亭二卷

曩在都下見唐人臨摹黃庭樂毅十七帖十數種  
不惟風骨神采蓋人人殊至字形小大肥瘠於原  
本亦自夔絕乃知古人得於牝牡驪黃之外政不  
拘拘也譬之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見者驚謂  
復生豈必改易形貌而爲之亦得其意度而已山

陰王君應遴撫蘭亭於石存其家舊事觀者以余言求之則知善學柳下者無如魯男子矣

題幽明錄

劉宋臨川王義慶著書有世說八卷宣驗錄十三卷幽明錄二十卷世說業盛行於時近友人取余家藏幽明錄刻之錄中類言神怪觀者嘗寘疑於其間余以爲其原有三王景文言得左史記事之法而無所施因志怪發之一也人情喜新異而薄故常二也善惡感應爲流俗之勸戒足以輔王教所不及三也士大夫之退休以資談柄而備閑居之覽或不無取於斯焉况六朝遺書僅存者相與廣之亦好古君子所不廢也

題稽神錄

稽神錄六卷拾遺一卷南唐徐散騎鼎臣所撰也鼎臣以忠義博雅名一時隨後主歸宋不以希合而薄舊君之諛蓋志有足悲者其爲此書豈以排悶釋滯而故托於無町畦之言邪世徒以鼎臣端亮不當爲語怪之事徃徃疑之謂皆賓客不能自

通者詭言求合而鼎臣誤采於篇此揣摩之言非實錄也馬端臨通考云原作十卷今無卷第總作一卷又言自乙未至乙卯二十年僅得百五十事今卷中凡百九十三事則端臨未見其全書故耳余舊藏宋本恐其久而泯泯語同好者傳之

書缶鳴稿

有客過余貌古而語樸非塵中人問之知爲東陽陳汝器也出其詩賦百數十篇曰缶鳴稿者雅澹纖穠參錯間出流易而不乖於體恣肆而不失其

正譬之泰豆之御自得於中外合馬志雖兩驂如舞自應節會蓋矩矱森如而跌蕩軼羣之氣未嘗不蔚然於豪楮間也汝器邁性爲心煙霞成性非世罔所能羈絡故語氣洒洒非食烟火人所可到少讀鹿皮子詩清峭簡遠負拔俗之韻意甚愛之宋景濂稱其沈酣遺經心契指要謂片言可盡也而亦系籍東陽汝器豈其苗裔耶審余則汝器家學更有在詩賦外者惜余衰未能盡扣之也漫書此而歸之

書黃庭內景經後

黃庭內景經舊黃素書或以爲右軍跡非也晉書言右軍寫五千言遺山陰道士則黃庭尚在可疑況因黃庭又及內景經乎唐人臨倣率用黃素據此以証是滿世界皆右軍矣董玄宰欲援陶秀實趙吳興二跋定爲楊義山書亦屬臆決余觀宣和書譜明載道士梁元一寫太上內景經見藏御府且言元一效鍾王楷法其法嚴其氣逸其格清嚴如秉簡而立星壇逸如馭風而揮八極清如秋宵之飲沆瀣推許良亦不薄今遺跡大畧近之何必如骨董家盡歸之右軍以眩聾瞽耶

題任彥升訪阮孝緒圖

畫家首人物山水花鳥次之以人物寓意於法誠非餘畫比也此卷傳爲任彥升訪阮孝緒圖史言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樹木環之彥升偕其兄訪之望而不敢造歎曰其室則邇其人則遠欽服之至矣孝緒自嬰年能讓遺財百萬於姊氏隨父之湘州不書官紙以成父之清白平生砥節如

此其爲名流所景仰不虛耳畫不著作者姓名余觀唐宋工於筆法至元人獨以韻勝而前人筆意盡矣獨子昂不失吳道子李龍眠遺意此卷精緻簡遠當出子昂無疑尚俟識者定之

書趙松雪秋興賦

昔人言有字學不可無性有字性復不可無學吳興功力篤摯爲書家指南其不可及處正在韻勝耳大氏下筆無一點塵氣而古書法無不懸合此胸次使之然也世人效之多肉而少骨力至貽墨豬之誚觀此賦迺美俊逸而中藏鋒鏘凜然與秋色爭高儻無此胸次雖盡力臨摹豈能及哉以此論之非獨評趙庶幾盡古今書同一關紐耳朱民部出此示余乃大父一溪公所世寶者子孫其善有之

題沈啓南秋江待渡圖

啓南秋江待渡圖朱民部所藏自其大父一溪公而來不啻百餘歲矣啓南畫於北苑巨然諸名家無不撮其勝而奄有之此卷落墨皴點氣韻生動

觀其懸崖斷岸江流逶迤橋約參差雲烟變滅無  
一筆不自古人而以胸中一片天機發之如身坐  
扁舟出沒於巒容川色中令人應接不暇真明興  
第一手也昔人得先世一畫扇輒緘藏之時出爲  
感思之助民部以此索題意亦猶此非獨楮墨之  
玩而已

書楊晉庵先生山居功課

聖賢之有言豈得已哉得於已而冀人共得之行  
於已而冀人共行之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譬之豹

澤於南山之霧而其文卒爲國器者不可揜故也  
後世道之不足而有意於文組織綺麗張虛駕誕  
非徒無益將有簧鼓人心而助之亂者上下古今  
相習爲之而莫指其非良可嘆已余友晉庵楊先  
生心游聖真學窺理奧曩者影纓梧省抗疏 楓  
陛不一二而足是時權姦斂跡忠良伸氣跂足太  
平者孰不屬望於先生未幾爲時宰所螫卷懷而  
退乃以其所蘊公之鄉人如義學社倉助婚平糴  
以至修學築堤無不曲爲之所而敬老興學爲作



人善俗計者尤拳拳焉見於山居功課者累千百言大氏余之所謂得於已而冀人共得之行於已而冀人共行之其游言枝詞把翫一時者皆絕不爲然而敦龐秀杰之氣亦自有不可捨者信乎爲有德之言非虛車比也昔孔子以言行之枝葉爲世理亂之候先生當華繁實寡之時獨能言必以道如谷之療饑藥之起疾鑿鑿乎無高虛凌獵之敝然則反樸還醇爲世道賴者終屬之先生奚疑余故表而出之爲讀是集者告焉

題黃君貞父南都紀游

柳柳州謝康樂雅好山水故其登涉之語締構妙絕窮情極態識者謂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把之不得余友黃君貞父寔似之讀其南遊詩記長於摹寫不離本色其體物也如雪舞巖林隨形宛轉無象不得其摘詞也如春在郊原氣色照映綵繪奔赴蓋其情景靜默意與境合卽巖巒谿谷之間悠然會心有人外之致非偶然也君旣負絕人之才復饒濟勝之具冥摅遠詣得之真際自應罕儔

卽與柳州康樂相方駕奚不可者或言盧遨向長  
皆枯槁之流背羣絕類恣其遊歷君方敷歷中朝  
爲世所倚而放意泉石之表抒寫烟霞之趣無亦  
異乎余謂不然昔謝公出處之間忘懷任運雖其  
經營大業不廢運籌而觀者識其捻鼻顧眎皆寢  
處山澤間儀古之偉人類不可以跡求也如此是  
編詎足槩吾貞父然跡其篋造觀於風調亦足以  
滌其煩襟矣

題錦研齋集

錦研齋集友人鄭愚公所爲詩也君系出建武弭  
節金陵采江山之俊勢歷豐鎬之形勝觀其巖嶂  
重複川流灌注青溪九曲紆回而不返丹崖千尺  
嵯峨而橫立斯亦攬結之名區品題之絕境已君  
伏軾而遊搖筆成詠紅英雜沓對疎雨以畝春黃  
鳥間關結流音而將夕抑或名寮聯轡益友班荆  
撫金石而論心聞驪駒而執手於是詠歎不足則  
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詩作焉據其匠思幽妙振  
言清遠弔古興懷則有感而無憤晤言因寄則雖

適而不流卽符采驚人鏗鏘滿旺而緣情綺靡一言可以蔽之昔以唐人選唐詩者不啻數家唯才調集稱焉爲其一本才情盡鏟支蔓成一家之言致足術也取君之作雜是集中不復可辨竊謂世之秀氣鍾於雋人其色舞於須眉其聲動爲比興天之所與若或相之以彼染夏而爲羽猷刻玉而象楮葉縱有似焉相去遠矣余愛君材美輒倡同志叙而傳之若君之爲人以嗇神挫銳爲宗應機靈照爲用淵矣夙矣乃其英辭逸響琅琅然夏雲璈而凌倒景殆不足爲君多也

書凝香劑墨

梁供備使張遇以墨名家所製爲蟠龍鱗鬣悉具背書張遇麝香四字其墨香徹肌骨磨斫至盡而餘馥不散其異如此卽廷邽墨有以四和名者意亦取此也汪君深源製墨甚精奇芬鬱然李太白詩云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余因以凝香劑目之君墨出灰池中而旬月耳而已能如此日久膠定與李廷邽張遇何異乃書此示觀者令知其非

凡墨比也

書烏玉玦墨

徐鼎臣云幼有李超墨長幾及尺細方如筋與弟  
楚金共用之日書五千字十年乃盡邊際有刃可  
以截紙非至堅且精何以及此李有藏墨訣曰贈  
爾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  
余得汪君善墨以烏玉玦名之蓋置汪於廷邇父  
子間也君尚益精其技勿俾古人得專美也哉

題寄心集

蒙莊有言詩以道性情蓋以洞達性靈而勸諭箴  
砭以壹歸於正卽其懇款切至要必和平溫厚婉  
委而有餘情故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也後世詩  
與性離波委雲屬祇以爲流連之資而六稅之義  
微杜子美力挽其衰閔事憂時動關國體世推詩  
人之冠冕良非虛語樂天雖晚出而諷諭諸篇直  
與之相上下非近代詞人比也一齋陳子通五經  
尤長於詩易觀其伏羲圖贊毛詩古音槩可見已  
其爲詩無非風人之遺意言非有爲不發於筆端

砭季代之膏肓而起流俗之廢疾蓋三致意焉其  
溫厚爾雅動物感時而無所容懟此與子美樂天  
何異讀者以此求之庶可脫近習而還三百之舊  
觀若與時輩同類而共觀之非所以論一齋子矣

題尚書疏衍

尚書疏衍吾友陳君季立所著也季立平生注意  
經術易圖詩韻業有成書矣此編又探四代之精  
微衷羣儒之論議指陳得失如別蒼素真後學之  
津筏先聖之功人已君以讀經覽勝爲日課行年

七十有二矣頃遊華嶽終南而還此編乃出昔嚴  
君平有言州有九遊其八經有五涉其四君苟通  
五經而屐齒所歷遍於諸嶽其意駸駸未已也夫  
挾其有餘之才以驚於無涯之知必極所如往而  
後止則將安所稅駕哉自今戢影金陵忘懷息照  
與余共游於無何有之鄉余之幸也君其有以許  
我也夫

題雙節錄

易言乾剛坤柔而於坤則直以臣道妻道屬之然

共姜之矢歿李姬之存孤往往出百死一生明大義於天下此豈僅僅一柔順之人所能辦哉嘗觀易之用柔者莫盛於大有小畜同人升巽諸卦聖人必揭剛之一言發其端大有曰其德剛健而文明小畜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同人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升曰柔以時升剛中而應巽曰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聖人亦知世路之風波人心之矛盾非柔不足以濟矣而行之卒賴於乾故又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非居恒則無非無儀弢幽

閑於中饋處變則刻情勵行表疾風之勁草所謂動與時偕道並行而不悖者乎彭澤王君自起部出守桂林濱行出此集相示蓋二母之大節士大夫所謳吟叙述者班班在焉余爲歛衽而作曰此非內懷茹鐵之心外負凌霜之操者其孰能之世以節名者類不乏人或溫厚有所倚籍或中外有所憑依如二母娶居多者五十有五年少者二十有一年殫心將母赤手撫孤卒能使二世之遺胤名成身立爲世聞人殆天所篤生爲王氏門祚計

非偶然也嗟乎霜露未改大痛去心囂埃載途風  
檢罕樹乃能聳喬柯於清漢挺貞蕤於幽谷然則  
坤之永貞唯二母當之故余謂為坤之乾柔之剛  
女中之丈夫奚不可也嗟嘆之不足輒不揆而叙  
之首簡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目錄

傳

南城蕭氏世傳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傳

丁別駕傳

金光祿傳

邵孝子傳

參岳彭公傳

參議黃公傳

參知李公傳

洛南公傳

林氏二節傳

孝節余母方氏傳

周孝子傳

江覺卿傳

朱方伯傳

湖廣永州府推官郭公暨配豐孺人傳

郡茂才兩山郭公暨配胡氏傳

孺人鄭母鮑氏傳

陳木山公小傳

楊孺人小傳

汪君民望傳

鄭安人傳

劉君東孝廉傳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

傳

南城蕭氏世傳

蕭氏殷微子之苗裔也支屬封蕭家隴右奉元元  
有貞敏公勳者官集賢院學士國子祭酒侍經筵  
請坐講爭之弗得弃官歸已憂亂挈其子九五徙  
盱江自是世爲南城人入 國朝凡數傳好德而  
文不墮其家世至常寧令鎧字正功幼穎慧書一  
目輒誦十三補郡博士弟子高等郡守多禮異之

與同邑劉朱馬三公並名公之博洽三人自以不  
及也然三人率起家科名爲邑宰郎署至少司寇  
公僅需次起明經顧弗以自菲薄也謁選時或風  
賄相嚴求善地者公曰士始進有道挫節以苟功  
名非貞敏公家法也授常寧令甫至時徭役平稅  
斂修城繕兵弭九溪之盜法撫臺使之桀驁者當  
是時公之風采列郡莫不聞然竟以孤立鮮內主  
不能自發舒歎曰母老矣輒慨然致其仕歸與弟  
銘祇奉母梁孺人梁年九十六乃終日陶陶然樂

也燕飲須銘至始驩不則多邑邑罷去其去常寧  
也雖阨於公者亦悲號道左至越疆送之迨今謳  
吟思慕云子淵字起潛亦穎慧絕人七八歲母丁  
孺人卒涕覆面無已時王母梁止之對曰我母未  
葬也其事後母熊也如丁母熊悅之視若已子十  
二就鄉塾聞師談文成公學心契其說師大奇之  
十五補學弟子員試諸生間往往屈其曹而省試  
顧不利 穆廟初用選貢升國子上舍久之謁銓  
得判濟寧州時時匡守之不逮爲撫臣所知以才

晉雲和令雲和名爲饒而多礦穴姦人緣爲盜公單騎往諭民恐失公咸摩厲以隨盜知有備弗敢侵也爲政緩征徭豁虛稅修學置田以一切治辦稱語具邑乘中會有好諛者與公意左立解綬還拓郭北舊居創樓臺畜花鳥度圖繪鼎彝之屬奉常寧公題對間二三同志共焉第布衣泗字起東公同母弟也少受經里中師通大指會體羸日幾不能視輒弃去以筋力織嗇理其家日馳田間必手一編不釋左馬諸史及國朝掌故幾無所不

窺邑有史氏飲常寧公所公側侍教公以所不知公應答如響驚曰吾行縉紳間多不解予言何布衣郎乃爾耶因以布衣學士目之嘗讀陶朱公傳歎曰公治生率本天地利而以什一府怨何居行求白地若廣陂生畜而耕鋤之業乃驟起歲大稔出穀三千石食饑民郡守以義旌則力辭有孤不收喪不舉者雖屢賙無倦其自奉則一冠三十年食鮮兼味也少習楚心雪王君會拜盱司理請見跳弗應彊見於家卽所校士問薦者譏弗敢知邑

濠園集卷十  
三  
豪聞之屬居間不聽豪志中以他事幾遠公歎曰  
吾不爲利而乃以得禍耶久之事盡解蓋公質直  
時面刺人過而胷臆洞然內行修潔人人弗忍訾  
亦莫爲訾也愛季幼海終其身如一日雲和公無  
後不難割愛子應泰嗣之居恒業閭里自若非有  
所負挾而邑人翕然推爲長者大氏蕭氏父兄子  
姓仕不洋公歸不困私外精其業內完其行一鄉  
稱爲望族不虛耳

太史氏曰班固傳萬石君不言而躬行齊魯諸生  
愧不及也世病其稚少文信然乎然弗諳於學有  
遺訾焉今常寧之耆修雲和之精詣起東之篤義  
而邑先達羅先生又與爲綰帶交所切劘而掖之  
者不言可知也蕭世世受儒至應泰感慨多大節  
而嚮往古聖賢之學尤勤蓋得之庭授爲多易曰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吾日以望蕭氏之興矣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傳

敏肅公諱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關中  
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自其髫年卽具博大

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  
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尋爲方伯楊  
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  
下車見而奇之與爲忘年之交當是時已瑩精大  
道孔子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高  
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爲國寶  
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  
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己調文選以養病  
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勲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

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三年起陞騰黃  
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上改元陞右僉  
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  
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  
兼巡撫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  
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  
書叅贊機務召爲刑部尚書改都察院掌院事左  
都御史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  
歸奉旨馳驛養病萬曆己亥卒年六十有七訃

聞 上震悼久之賜諭祭謚敏肅始公在戶部監  
兌湖湘旦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  
黜陟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  
裁卽見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  
而秉銓者爲嚴文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  
得以揆揚側陋薦進之往往從田間躋華廡列卿  
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其開府山  
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著爲挈令時蔣大爵范  
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

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  
之不以身格爲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  
土宜權經費所爲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  
傷財爲大役累公之功多矣戊寅改撫浙江不數  
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念寶應湖險  
惡歲漂舳艫無筭爲請開越河殺水勢列五款以  
上綱領節目犁然畢具朞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  
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峯海公意氣相期擔  
荷國事所甄叙羣品如矚眉睫大察汰遣數百人

下逮輿臺無不悅服者入爲大司寇章數十上無  
非平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  
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劾於輕重之間以定厥  
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於必死之  
地真回天力也會密遣厥校偵部事公慮敝竇不  
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上改容譏乃已權  
璫憑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  
先革其禁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宮闈  
所未發之奸而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

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徃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  
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繇乃舉回道考  
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始  
悚然改觀易慮一以奉公爲急且申明憲典傳布  
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餽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  
得執贄及門違者論如法於時道路風清苞苴弊  
絕嗚呼盛矣公正以裊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  
排羣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  
不踈細而不窳獨斷於是非襍選之中抗色於傾

側危疑之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  
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何知  
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  
所不茹納卽窮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  
不知者此豈得之性哉呂聖功爲相於四方替罷  
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  
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  
獲誠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楛種

種皆具惜夫未正冢卿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  
者亦豈微也哉公公忠體國得大體雖其不悅者  
亦無所傷云

丁別駕傳

余師天臺耿先生督學南畿以正學風士類其文  
行異等者不以夷之儔伍中命有司以禮敦聘入  
試時楊君希淳詹君應麟郭君忠信王君敬臣輩  
不過五六人貴池丁君旦其一也君字惟寅別號  
海陽父黹母王生子五人季爲君生而穎異氣骨



朗峻音吐如鐘鬢亂中動應繩墨嶄嶄不可犯而  
事父兄則雍雍如也怡怡如也惟謹少長昕夕承  
兩老人懽婚嫁喪葬一切倚辦焉孝友之聲譁於  
一時聞鄉先正李古源有賢行爲啟以贄終身師  
事之尋師於鄒東廓王龍溪錢緒山歐陽南野諸  
先生所聞益淵博遠近之士負笈從遊者不可縷  
數君一以師友所講繹轉相授受大江以南蓋靡  
不知丁先生者監司守令屢相接於戶君談學論  
政隨機以應至孝子貞婦沈於下里者力請表章

之小民冤抑不能自白語次間爲伸理不令其知  
也間有知而懷金謝者斥去之甚衆隆慶改元  
詔舉恩貢當事者意屬君君輒避於姑孰以免久  
之當歲貢上矣復讓之徐宗梓而以身後之其恬  
於進取類此君雖貧士而扶顛振乏每傾困不恤  
如殯逆旅劉生及銅陵吳生其著者也歲壬午始  
以明經授湖廣衡州府別駕君不以一官自菲薄  
佐其守興義倉修社學諸剔敝釐奸者甚具亡何  
督儲之會城監武棘業勞瘁甚而又冒風雪省天

臺師於黃安山中苦寒疾抵任而卒得年六十有四貧無以殮衡人甚悲之語具哀輓集不載君學於洙泗濂洛以下鮮所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得之東越與西楚爲多居恒手不去丹墨燕閒之晷動必成書其遡源模範不忘羹墻曰思師錄溫國旣老同氣彌敦曰恭友錄政有三要語具箴規曰名相行畧臺省寶鑑守令寶鑑諸論學雜著詩文藏於家者又數十卷嘗作逐虎文虎屏跡作禱雨文雨立澍作驅山鬼賦鬼嘯聲遂絕此有貴於文者

詞藻可無論已君氣岸絕出有不可干之勢而禮讓則如慢如僞退然不敢先見義如賁育之不可奪而處父師間闇然如一無能解之人談玄析義霏玉灑灑而行事縝密一無可指議所稱鄉先正歿而可祭於社者君是也子紹轅紹軾紹輅紹輒紹軾舉進士爲翰林編修收拾遺文畧無放失而謂余素與君善屬爲傳嗚呼君於是爲有子矣

### 金光祿傳

光祿丞金公諱鈺字德潤海陽南市里人也先世

以德厚聞國初仲善公始徙南市隸駙馬王公墓中從守濠州閔良家子共戍者當世沒爲兵也驟諫不聽購尺籍陰焚之獲免者千人萬全公齒德冠閭右爲鄉射上賓二十餘年世安公以孝友著至文明公重然諾義俠聲藉甚嘗不靳千金脫宗人之厄昇視歸哭奠彌道則光祿公父也公生豁達多計畫奉父命爲商游初商閩中轉轂以百數卒徙淮陰曰淮縮南北中舟車之湊泉布可四達也乃治產積居擇人而任時累致千金公雖游於

賈人乎而時有縱舍節縮與揮霍錯綜出之人不能測也事父能竭力得其驩心從之閩險阻勤劬必以身代仲弟早世遺孤三撫之慟曰所不屬者形骸耳疇非先君遺邪與同居食調護而訓誨之自婚娶游辟雍視與三子均宗祠未建謂築室道旁終無成理首捐貲卜地聚族以營旣闢址而堂廡寢室克日落成皆公力也縣有經野之役先塋世業歲久多侵沒焦勞綜覈卒較然還其舊觀歲侵時出重糶哺饑人邑有大役輒曰非我誰其任

者先是黷宮圯愴然若痾於身捐橐庀材爲義者  
倡自是廟廡渠渠弦誦勃興青衿嘖嘖歸德矣一  
日語太史張公曰令賈人顓趣利而去義直挈鉞  
之智耳吾殆不爲太史嘆曰濯不期江漢期於去  
垢乘不期騶馱期於千里如君之爲人何賈非儒  
其爲名流所企羨如此居恒言積水成澤積善成  
福吾家自仲善公以來所積厚矣法當興故於子  
若猶子卑禮厚幣延四方名士各受以經幾有成  
立而後已中歲入貲爲光祿丞之燕覽觀宮闕之

巨麗與一時賢士大夫游亡何遂舍去蓋非其好  
也平生無狎語無惰容交游間若不可睨就而一  
與投分終身不忘郡國守相邑大夫至者靡不禮  
於其廬余友祝符卿無功道公事行甚悉其賢重  
公不虛耳壽八十子姓翩翩鵲起語具狀志銘不  
具論

太史氏曰語有之良賈能籌而不能爲豐良農能  
田而不能爲年光祿論仲善公之言期於子姓遠  
矣而未遽滿其望者亦曰有待焉矧公行誼高而

名不踰邑恩施厚而位不副德其所贏多矣尋有食其贏者則在諸子哉則在諸子哉

### 邵孝子傳

孝子子四人曰杰王國典儀曰庶太僕卿曰兼京兆別駕曰樵詹事府儒士而太僕最貴孝子以太僕貴封刑科右給事中尊顯矣邑乘列之孝子邑人亦稱孝子孝子云舉所重也孝子邵姓諱棠字汝思先世睦人諱文肇者教授歙州始徙海陽之務東國初營田使伯華復自務東徙西門因定居

焉五傳曰近溪居士諱文祥配程氏孝子考妣也生而端敏篤孝義少從金栗齋參軍授毛氏詩業甫就會父喪哀痛至人不忍聞時納婦汪三日耳卽令之手紉衰絰而衣之終三年不內也母每哭必慟重傷孝子心徃徃爲罷哭或夜聞母哭聲亟走眡徘徊戶外至達曙者有之堂有王父母老矣而念子甚孝子譬解者萬方亦爲罷哭父藁葬郭南旦必徃省眡歲潦虞其浸也繞其櫬而號聞者悲之尋卜兆封山躬畚鍤先築者蓋墳成而始卽

安奉寡母極志物之養昕夕上食惟謹夜則集羣從若諸孫談說今古以爲娛每飮必在側終婦身三十年未嘗對桮食也婦歿諸妾媵供事少不當意輒遣之微疾選藥而進走羣望而禱皇皇然衣不一解帶也母至九十以天年終而孝子且七十矣寢苦枕塊迨二祥如初喪或謂古七十不致毀禮也乃公其一稟禮經母過哀孝子弗聽服除遇忌日亦如二祥然居恒語及二尊人嗚咽悲哀皓首如一日也嘗捐貲葺大宗祠歷三寒暑乃就增

損古今禮爲祭儀令子姓遵行之尋詣淳安謁祖墓且爲譜牒計知始祖墓沒草萊者且百年求得其壙修復之乃已哀從弟橋早夭妻夏又以節死也拊循其二孤從子孝廉燕好學而貧獎成之卒以孝旌再從憲副公特嚴重孝子疾革以其孤托焉孤死無後孝子力求所以嗣者曰吾不忍憲副公之爲餒魂也季姑適劉而天爲經紀其家倚辦者再世他食饑者藥疾者而棺死者縷縷不可指屈海陽人言曰曷觀邵孝子不匿財而卹孤寒子

孫鷲起爲顯官文學行誼衿帶郡縣間固天道哉  
方兩子未第時孝子手一編督課之言必口孝義  
不置迨其仕也貽之書曰若一意報主母以我故  
分其念太僕官刑垣時一就養邸中每規之曰諫  
議主上耳目任母自輕君實有言志其大母捨  
其細專圖國家而毋急身謀此進言法也太僕遵  
其教卒不愧爲名諫議云爲人修眉廣頰樸貌而  
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有風槩善談論大氏自奉  
約而於賓祭必腆惡惡嚴而於善良必篤有德我

者遜謙不敢當而有德於我者終其身弗忘所謂  
逡逡篤行君子非耶語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  
由生也信矣孝子年七十有八墓在縣查石之陽  
諸事行子姓詳在許太傅范方伯志狀不具論

史氏曰陶元亮所傳士庶人之孝僅僅八人諸殊  
尤絕跡者不與焉非其醇白之行以實不以名故  
得久而不廢耶曩攬觀蘭臺東觀所撰述見高  
皇帝褒孝甚亟至虧體殉親者獨擯不錄此以見  
中庸之難而聖人之爲慮遠矣孝子所爲惟自達

其志非緣飾而然顧一真可以貫金石動鬼神鳩  
巢於庭不足爲孝感也余交太僕久頃復聞京兆  
緒言得孝子之事爲覈乃特著於篇令異日續國  
史者采焉

### 叅岳彭公傳

叅岳彭公有讀丹錄行於世其人蓋收攝身心恬  
養性命蟬蛻於塵滓外者及年躋八十丰神矯健  
綽約如少壯屬纊前無少病苦狀經旬不火食而  
已至歿而異香七日不散豈不飄飄乎其仙哉然

據其生平大節廉直忠勤爲國之幹蓋無媿於生  
而又能達生者也作彭叅岳傳公彭姓諱文質字  
在份別號從野籍閩之興化先代有至祭酒學士  
者成化間大司寇惠安公以端亮重一時數傳而  
觀察公甫轉運公大治皆以廉直聞在所尸祝之  
公之祖若父也公生而器宇凝重儼若成人不少  
爲嬉戲十六補諸生輒有雋聲嘉靖癸卯薦鄉書  
年二十耳性孝謹事兩母能竭力動必稟命而行  
數困公車以母老請署教旌德已未成進士令粵



之揭陽下車問民所疾苦而爬梳之會倭起東南  
亡所不躡揭陽困圍城者累月民恐欲棄去公募  
丁壯乘城爲守備身與臥起睥睨間久之寇知不  
可犯乃遁去有不逞者乘間爲亂將竊發公殲其  
魁而散餘黨歸農揭陽民德之肖像生祀公壬戌  
倭陷莆城公念母甚解印綬奔歸適與母喪會公  
一慟幾絕時時飲泣枕席間爲漬也舉族中寇者  
不下數十人盡扶掖之令有立服闋擢戶部主事  
董潞河天津倉公鉤覈精審塞其旁漏卮而稍寬

其內所行多著爲絮式已晉郎中大司農陳我渡  
公倚爲左右手出守桂林剔積蠹抑強宗郡無留  
獄姦人斂手而自奉顧約甚嘗嘆曰絲忽皆民膏  
血也吾忍割民自快乎以故一切供億盡從貶損  
歷三年人無敢干以私者入覲時部使者薦剡相  
望治行爲西粵最尋卽其地拜憲副進叅政時議  
大征八寨徭幕府才公以兵事問公對曰兵者不  
得已而爲弭亂計則善矣儻藉爲功伐非所知也  
幕府斂容嘆服卽以督餉紀功委焉旦夕黻筴兵

食事而叙其功若罪必核所擒獲非辜立解脫之  
全活者甚衆先是靖藩故驕甚以葬母妃故縱舍  
人子摻括竹木爲民害公奮然曰柰何重困我民  
也裁其橫令不得騁雖民獲稍蘇而謀以法中公  
矣公聞遽拂衣歸歸而偃息山中謝絕時事日讀  
書談道而已歸橐蕭然僅僅田數畝又復挈以衣  
食其昆季卽突煙冷勿卹也大都公爲人卽之溫  
溫可愛慕而非其義秋豪不可干所敷歷政蹟甚  
偉而向人絕不肯道潛心理學有得輒劄記之多

至盈帙而不欲以名於人奕棋入能品行草流俊  
有法務以自媮快而已蓋砥礪節行不異惠安公  
而清真寡營則自得者爲多老而無疾一旦郤飲  
食不御曰三仙迎我矣遂歿丈夫子八而最先發  
者曰憲范方出守滇南材品稱濟美云

太史氏曰劉京爲漢文侍郎薊子訓仕州郡拜郎  
中都尉皆以宦業而兼仙遊也以彼消搖雲漢眠  
軒轂珪組之榮猶土苴耳乃不難俯而就此參岳  
覈玄玄於道流及稽其行事抑何其斤斤當實也

夫老氏猶龍而生子宗爲柱下史豈必絕類離倫如近世方術者流哉老氏絕聖棄智而未嘗不游方之內參岳栖跡倫物而實超於方之外語云通本者不亂於末覩要者不惑於跡其此類也夫

參議黃公傳

公諱金色字鍊之晚更字九成姓黃氏出漢江夏孝子香之裔世居休寧考諱某贈某官母符封安人生四子公其次也七歲出就塾師授業輒瞑目坐不喜誦讀師河之公背誦所授不遺甫三載而

遍孝經四書通其大意年十三入山寺讀書歲辛亥督學方山薛公拔公高等補郡學弟子員甲寅督學阮公選第二人業奕奕負雋聲矣偶夜獨坐覺意念紛馳甚患之讀陽明先生書且疑且信至丁巳移居天真書院從緒山龍溪二公遊集者無慮數百人講誦咏歌之聲昕夕不輟淘汰俗芬洞達性體得其解獨深公自謂此際如夢得醒醒而復夢如生而死死而復生緒山大器之公因執贄爲弟子願終身稟學焉隆慶丁卯舉浙江鄉試戊

辰成進士觀政禮部孳孳求友如不及是年授晉江令至則爲文誓於神首諭士民 聖諭六言諸所擘畫惟以敦教化厚風俗禁邪巫表節孝戒停喪爲急適海寇曾一本爲亂閩廣會勦公葺戰艦厲兵儲餉以應摘奸伏嚴科派取澳課齟齬平亭之一切治辦庚午以父憂去士民遮道哭弔具載尤僉憲王太僕所撰去思碑中壬申公除補德興令德興劇多豪猾令若丞不能終者四矣公曰是在我始至大持漶廉風之摅束吏猾不假毛髮抑

兼并裁濫供士民大帖服而公益自發舒覈徭糧利敝所繇節縮之立義田義倉除幼丁徭以惠老幼暇日開席講授不倦貧民多溺女嚴禁之且給倉穀爲助諸政蹟一如晉江時撫按薦剡皆首時相江陵若冢宰張欲以重曹餌公相知者推挽百方公謝不顧乃陞南工部主事士民追思德政編刻日錄六卷共爲祠生祀之語具舒御史碑記乙亥之任搜剔宿蠹不遺餘力是歲督修應天貢院估泗州工築堤備水患又修南都承天門奉 旨

欽賞者再歲庚辰監鑄錢江陵傅給事驚相心腹也爲舖戶求增銅直堂屬欲許之公獨曰鑄錢已六年有定例且求增者紛起何以禁之執不應傳遂誣論公鑄錢薄惡欲擠之罪而王給事者助之竟被誣去職癸未驚相歿兩給事削籍去詔舉佚才周都諫王御史咸舉公名 勅下吏部行南部院會勘臺瑣若御史大夫疏明公用持法失要人意實無他過端奉 旨復職起補南祠部主事曹事稀簡公褒衣從諸名公卿談說問學彬彬甚都

矣而會

上從公卿百僚議以陽明先生從祀孔

廟戶部唐仁卿疏奏以爲非是被劾去公據其疏中語賦詩二十四首與之辨而送之人多傳誦焉

乙酉夏旱魃爲虐

上徒步郊禱公以職祠祭災

異祈禱不敢謂非其責乃疏所以純心格天者語剴而精率世以爲迂而不肯言與不能言者公曰吾所學固在是也奉 旨嘉納而朝臣顧以公爲

狂公又疏陳六事其目曰緩刑辟寬逋負慎起用明學術開言路嚴修省疏留中七日而所指摘諸

臣皆切齒及發內閣票擬以煩瀆罷之人嘆公起  
自岩穴且不次用而以觸忤貴近不得遷公獨有  
以自守泊如也乃疏乞養病歸屬歲稔粟翔貴公  
博稽古今救荒法有得卽劄記之日食粗糲而捐  
所有活人並爲書以勉邑令庚寅起南刑部陝西  
司尋轉四川司郎中公於曹事母所不精密吏洗  
手奉法所平反甚衆魏敬吾公爲尚書雅重之凡  
疑獄悉聽讞焉僚友若鄒南臯陳蘭臺暨一時名  
士仍會講興善寺剖析疑義探索要眇人人得所

欲以去久之以考最行吏部署云貞操忤於奸黨  
篤行不愧古人三曹勞績可嘉九載緇塵無染人  
以爲實錄陞廣西驛傳道叅議兼僉事公雅好嘉  
山水聞粵西奇勝甲天下又道經衡山可登也攜  
姪德果上祝融峯望日入西溟光景異常乘月步  
會仙橋宿圓明洞飲觀音泉白雲起足下松聲盈  
耳清不能寐雞鳴列炬登絕頂望日浴東溟赤光  
閃爍超然獨出於萬象之表不覺此心豁然致良  
知之學益有以自信矣甫入粵問民所疾苦與州

邑羣牧有司不職狀矩賦詰姦力塞敝竇或以寬  
諷之公曰廢法徇人吾不敢也已而爲鄉試提調  
及署布政司兼鹽糧分守諸道諸郡邑輸賦及土  
司馬價悉令自權之司庫覆視卽遣去或違期久  
者吏請治罪則諭之曰此中險遠寇若瘴復苦之  
安得盡如期乎第不虧國課足矣先是出給靖江  
宗祿及兵餉每季不下數萬司庫以羨金請公曰  
吾所收安有羨也卽以原封給之撫按間語公曰  
知公太廉恐彰人短耳公不應廉知宗祿軍餉多

冒濫而餘丁爲甚每歲侵沒倉糧萬餘石公悉爲  
汰之乙未五月賚表入 賀歸遊泰山靈岩九華  
諸勝丙申復任適侍御黃芳楠與公共究此學較  
刻陽明集請公序之公爲發 高皇帝論學常言  
虛靈二字蓋已開良知之秘藏此所謂大明之君  
也及文成致良知之學所以發 高皇帝虛靈之  
精蘊此所謂大明之臣也芳楠曰向來議從祀未  
有及此者爲嘆服者久之丁酉署右江守巡二道  
先是徭獯盤錯而柳城西鄉勢張甚公嚴行鄉約

保甲法得其姦良狀甚晰乃招撫獨石姑班十六村而屠山黃峒輒勒卒趨而覆其穴悉平之矣時慶遠主酋東蘭南丹那地殺劫恣行州官中流矢幾殛公嚴勅將領聲實俱振於韋奎莫之厚羅謙端諸酋自爲文告切責之曰與若期旬日自歸者爲良民不者大軍立殲若矣於是諸兇慄然相戒擒首惡自贖而五村之侵地悉還又於慶遠荔波繕理城隍務爲經久計他如鎮遠岑奇鳳田州岑茂仁潯州沈遷喬禍變遞起各以密計擒其魁一

時反側安堵者大率得於鄉約保甲之效爲多蓋理右江三月而不調兵不糜餉惟文告播修各屬効力能使風聲感動姦宄枚寧賢於十萬師遠矣公歷三年滿是時篤學者古者亡如公名精勤於職者亦亡如公督撫及諸臺會疏以留而會有忌者公知不合移疾乞致其仕歸郡邑父老遮道泣留公且慰且行三月抵家閉戶靜居足迹不入城市曰得與兄弟朋友共明此學足矣他非所知也嘗閱二氏書以自證勅斷家事悉付其子終日宴



坐凝神究竟此道而已公性至孝居親喪號慟人不忍聞於昆弟友愛特甚登第坊金及俸餘公之衆而稱貸自給伯兄病久省視不少怠歿則痛哭親爲調棺斂於其第亦然赴急量施以誼稱宗姻間無間言晨起必正衣冠對天肅拜而後視事卽溽暑嚴寒如一日也戊申臘月抱主遷城西除夕凝神龕前坐以迄旦若忘其倦者越四日忽曰吾殆不起矣戒家人勿號泣以寧吾神冠帶沐浴畢子孫環侍閉目端坐而終年七十有六子太學生

德淳亦能世其家學不替云

贊曰語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信哉余至海陽與黃公聚者浹旬日意孚神洽克然如有得也公謂大如曩會天真時至是信力彌堅矣然夷攷公吏事何斤斤當實不虛也古言名理不綜於冉季政術不兼於淵騫則如文成公者何如哉公得之緒山緒山得之文成其淵源深遠矣

參知李公傳

歲癸亥余師天臺耿先生董南畿學同野李公從

之遊余乃獲交公及公敷歷中外相去萬里不忘以學相商證而今已矣是不可使無傳乃為作傳公諱渭字湜之學者稱同野先生上世自汲水遷思南父諱富累贈中憲大夫母張累贈恭人公生而朗然玉立眉目如刻畫十三補郡學弟子員十五病居小樓當盛暑箕踞而處中憲公以無不敬飭之公廩然書諸牖尋曰如妄念何中憲公又以思無邪飭之復書諸牖久之靜默中恍若有得者及與客笑談前境隨失因自疑曰有得有失非本

心也自是公之求心者日切嘗謂伊尹堯舜君民自一介不取始故弱冠登賢書於交際甚嚴舉似道林蔣公蔣曰靜假動真問一介不取蔣曰硜硜然小人哉公聞之愧甚不覺汗之浹於背矣入留都耿先生以宦業相知已進而語學有深省遂就弟子列及耿先生里居公往謁夜與先生弟子庸共論亟稱明道識仁語子庸不答也俄疾呼同野在否公應曰在子庸曰同野在乃從明道識仁公為之灑然最後與近溪羅公為寮互相參證其學

益遂嘗曰孔子毋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着纖毫人力皆非從安排得來知母意卽千思萬慮皆母意也知無纖毫人力卽已百已千實無纖毫人力也學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而已又語門人曰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風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減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減者可與言學矣一日讀學道愛人語謂人曰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閉惟是念念在民令同歸藹然一體中吾之願也故廻翔郡邑二十載所至精心爲縣

官牧小民大指率歸於此初令華陽爲鋤奸弊拊流移不得甘食息知和州興學校抑吏胥歲省浮費數千金鄰縣滯獄待公而決遷高州府同知至則謁甘泉湛先生修復書院教授諸生疊疊不倦而以其間飭武事爲不虞備西賊來攻公率所部授甲置陣爲三覆以待賊竟引去時方變里甲爲均輸公劑其多寡官爲主辦放民歸農至今著爲絮令嘗夜夢蛇而身者三揮杖擊之詰朝合浦吏以美珠進化州吳川吏各以兼金進公斥去不顧

笑曰金珠非寶固吾人蛇蝎哉晉應天府治中南  
戶部員外郎再轉工部郎中出知韶州府先是韶  
有二源之役百姓苦之甚多去爲盜公集寮屬諭  
曰夫子告康子以不欲弭盜之本也倘身爲溝壑  
是我爲盜等而何以責之民乎弭山中盜易弭心  
中盜難諸君勉之聞者悚息居韶治最當遷而韶  
民以借寇請 詔進服俸知郡事如故再入 覲  
時 穆廟宴天下守令卓異者七人旌之幣鈔公  
與焉還韶晉其省副使平惠潮討朱良寶克咸厥

功 恩賚加等經畧惠潮水寨更置守巡建清遠  
邑治開驛從峽中東山達英德以通東粵皆公本  
謀也晉雲南左叅政濬松溪水灌田萬餘頃城晉  
寧安寧二州以翼金碧時滇用兵久疫厲大作則  
爲藥與糜食貧民所活無算死無柩者官給之至  
八百有奇往土官襲替當事者目爲奇貨留數歲  
不遣公建議輸粟藩省代 奏授官部使者上其  
議土司萬口頌之矣在滇四載謝事歸篋中圖書  
數卷無長物也四方負笈從遊者衆構朋來樓居

之日惟明道作人爲務居恒事父中憲公蒸蒸敦  
謹卒柴毀支骨母張恭人病暴已罪狀籲於天乞  
減筭以代建宗祠聯族屬念俗日敝力持古禮以  
先之常言居官不廉從糜費始於儉德三致意焉  
時多有興起者戊子疾作猶日與門人論學至革  
進諸弟子訣惟以學爲規言不及私旣卒士民奔  
哭者累月四方同志或爲位或爲文哭之不可勝  
紀公自言於學入白下見耿師與居和高時不同  
過楚登天臺又覺與白下不同與近溪游月岩復

覺有不同者如登九級浮屠隨步而異所謂未見  
其止者非歟所著先行錄答問三卷母意篇合大  
學中庸易問爲一卷簡寄二卷雜著一卷詩一卷  
文二卷統十卷又著家乘十二卷藏於家大儒治  
規三卷行於世先後按部使者採鄉評祀省會及  
郡學鄉賢祠又從諸生請郡建特祠祀之生正德  
癸酉十二月卒萬曆戊子四月享年七十有六諸  
子姓彬彬秀文而廷謙世其學尤著載耿少司馬  
志中不具論

論曰夫範金爲鼎貴重矣一旦入用以烹飪炮炙  
曾不若金鑿之爲便何者其文勝也而適用非也  
晚宋儒者握拂矩步自以無前而不能當於用往  
往爲姍笑者之口實參知公在所有循良聲蓋學  
以本政政以徵學卽謂淵騫冉季兼數器而有之  
奚不可者善乎參知之推言之也曰吾之知學自  
耿先生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耿先生之謂  
矣

洛南公傳

公李姓諱玳字文玉別號璞菴仕爲洛南縣丞於  
是鄉人稱洛南公云以子延康貴贈監察御史然  
人不稱御史而稱洛南公公弗以子重也先世潞  
州人考諱翥令安定有治蹟邑士民祀之名宦祠  
配王氏生三子季爲公早失怙爲母所奇愛年十  
六母病革念其幼密與之百金公泣拜受已納諸  
兄曰慈親所賜玳曷敢私人已占其器識矣讀書  
善屬文十九推擇爲博士弟子連試高等而於省  
試輒不利久之貢入辟雍嘆曰吾不獲逞於制義

命也得一職及民於願足矣謁選授洛南縣丞至  
令以訟罷去部使者才公檄攝縣事攝二年所新  
令至又以訟罷公再攝先後一切治辦士民靡不  
謳吟公者有五臈四善之頌流傳藉藉上賢而數  
旌之曰令不稱官而丞乃爾爲政不在人耶居恒  
不以秩下自菲薄繕樵樓增籩豆事事勤志衽席  
卑赤而法吏之舞文者不少貸會郡有徵麪臍額  
以外者公力爭曰民不可重困也乃止劇盜張繼  
先殺人亡命捕者四出不能得株連無辜公設方

略立禽之鑛賊李賢陳鸞流劫郊野勢張甚公從  
練士數十人前薄賊縛其魁衆乃解散境內一清  
邑方倚公而遇例裁革當詣銓公業倦遊喜曰乃  
今得還吾書生矣卽拂衣歸公爲丞有廉聲閭隆  
杜金之餽嘗顯斥之語載劉司農去思碑甚具聽  
訟必兩造俱厭從容爲輕獄以報訟紙贖緩秋毫  
無所入歸橐枵然諸子幼躬稅蔬自給日課其子  
誦讀入塾先授小學曰學者一言一行當師古人  
非第爲梯榮計也暇輒舉鄉先輩之賢重者爲瑱

規比二子仕迎養邸中數月卽圖歸曰吾巖居日  
久以汝曹得歷名藩訪古蹟為平生大觀然老而  
久客非吾意也遂還里與耆舊為社以觴詠自娛  
聞人之善樂道之有及人過者掩耳不欲聽龍門  
宋太守慎許可嘗稱之曰李洛南長者也壽八十  
以天年終子五延纓延昌延馨延康延齡延馨登  
州知府延康御史湖廣副使延昌子如桂陝西副  
使延康子如松南戶部主事與余善

史氏曰浚川王先生稱公諸子貴而能儉非禮弗  
履化公貞廉澹泊之教也有旨哉士大夫世起服  
人主休采以喬木聞者未嘗無厚德以先之江流  
涓涓始可濫觴耳歷千里匯百川而灌溉九州之  
半有本故也或謂醴泉無原芝草無根而欲以槩  
之人理殆非通論也夫

林氏二節傳

節母沈氏太學鶴峰林公之配某公之母京兆公  
之王母也父太守空泉先生母陳宜人年十九來  
歸是時舅蚤世姑持家秉門戶漸衰落母奉姑相



夫子拮据惟謹甫十年太學病生子僅五齡母日夜籲天求代不得則大慟投體於地欲自裁姑亦大慟爲救解者萬方不從姑泣而語曰我孀婦撫孤辛苦及壯今棄我而逝儻新婦復以身殉致媪撫再世遺孤殆速之斃也且媪所不卽死間關百折而不易以撫其六尺區區殉林氏一杯土耳今一旦門戶絕矣於是日夜撫其孤而號姻黨更相鐫諭母乃大寤曰棄君之孺子而以從君君寧與我始勉一食卸容飾素笄縞衣與其姑偕棲止一

室不踰閭尺寸歲時伏臘卽家人罕睹其面居無何姑以哭子過哀得末疾臥不能興母朝夕手治藥調髓脩進之伺所欲不呼而具蓋不離牀第者四年而姑病良已當是時母入事病姑出授子讀屬強宗多睥睨者母太息曰未亡人所可從頌死者獨是子在篋其孤吾亡死所矣調護之備至迨十七鼓篋鬻序與諸生鴈行矣益鍵關督之學旣壯舉諸孫而後喜可知也久之姑以天年終母爲家人畫生計執絲枲撰酒食力賦稅省種獲督任

條置甚均而有矩法蓋垂白首如一日矣郡國守相廉母行議以貞節聞旌之棹楔母聞之厲色謝子姓曰吾所爲極難要不愧吾魂魄耳柰何藉此以徼名若輩休矣坐是終母之世不敢議母沒九年而有曾孫婦死節事曾孫婦亦沈姓京兆公季子鳴世配也世爲海昌人父啟綱舉孝廉早卒母許以節著婦性靜淑一發齒舉足無苟萬曆癸卯冬十月歸於林氏時季子年十九婦十六耳明年季子溽暑出海昌感疾暴卒婦日痛絕者三淚

淫淫盡而繼之血也比殮則躍入棺以從已又引繩自經家人防之嚴得不死則絕水漿不食母許泣曰若從夫地下固也然若有身幸舉子以延若宗不猶愈泯泯死乎婦瞠目曰姑待之及產不育許察女意決日與同臥起且曲以立後解婦曰嗣何在曰不有夫兄子某乎時其兄聘世以未得父命未許也一日悽然曰嗟乎吾不及嗣之立矣病日侵骨且柴立聘世亟予之子爲摩其頂曰嘻此嗣子耶強起引謁几筵再拜伏地踊而哭已復嘆

日今而後可含笑入地矣遂不肯食人勸之或少食又兩月禫除遂絕粒固勸之則謝曰吾何以生爲日引水盥漱或連軟十數杯曰是足以望吾腹矣竟不食死年僅十有九

論曰善夫京兆公之言有子則宗祀重而身與俱重無子則身非重而殉夫爲重程嬰公孫杵臼存孤死義其大較相反而盡心於趙氏則同至今風節皎然與日月爭光惡得而下上之林氏二節一全孤於家毀之餘一捐軀於嗣定之後從容回翔

一以宗祊爲重微獨爽德而操二三者愧眦感慨一決殺身而不顧者當異日談矣爰次其事備女史俟采風者觀焉

### 孝節佘母方氏傳

新安之巖鎮一方都會也而佘爲著姓自梅莊石泉兩公以來世以醇厚任卹聞逮永寧一意問學不佞與之數往返知其所契寤深矣一日語不佞曰非王母永寧不及此傳有之先河而後海厥亦有源本哉爲作孝節佘母傳

母方姓與余同爲歟人考方舟公母汪氏汪生母  
未兩而歲也而歿賴王母汪育之尋擇佳士得六  
橋余君~~錢~~委禽焉迨十四王母又歿錢母乃迎歸  
以童婦畜於家又二載乃婚母性敏色莊率所爲  
皆從儀灑故去其姆傅而從夫家不知年之穉去  
其王母而事姑嫜不知婦之勞久之未娠念六橋  
君單子輒飾勝以進爲廣嗣地已自舉二男一女  
喜可知也而二男皆殤歲丙午始生子湛六橋業  
病矣旣革與母訣曰若之賢也吾用賓而禮之爲

益者之友而今已矣二尊人在不能終養也藐焉  
遺孤靡所托也其奈何言未半涕出不自禁母忍  
慟對曰欲蚤相從地下吾願也君有命矣敢不勉  
以聽六橋君乃瞑母時年二十有四耳念舅姑暮  
齒失子曲事之甚備姑苦風疾旦暮扶持奉湯藥  
爲子婦先姑卒供養舅氏亦如之而子湛亦浸浸  
成立矣母令入成均俾繼先志爲娶名家女吳氏  
舉子永寧已又舉嘉寧母輒喜曰天平未亡人可  
藉手報逝者矣遂抱永寧自鞠之每遇除夕對六

橋像哭之哀一見永寧跪相哭則止及永寧舉子元卿則又益喜永寧羸善病母憂之聽交方外士已爲諸生應試南都受學於魯川曹大令復所楊少宰兩公病遂愈歸而罷方士一意於學人或規其廢業者母曰一朝之榮聚菌也一餉之祿稊米也吾乃欲其以彼易此哉同志時集輒命孫婦治具款之重觴累俎無倦色去必問所言者何永寧對曰欲人人爲聖人耳母曰此意甚佳第已未聖而遠求諸人難以冀也若其勉旃母初不信釋氏

家言一日問永寧儒佛同異對曰教異而理同

高皇帝云佛所演說者乃三綱五常之性理也母憮然曰孰謂佛果棄人倫者哉年踰耄乃齋居蔬食割棄世事日念佛不輟聲聞者感動永寧諭之曰念佛者誰母瞿然曰非我乎何以問爲隨豁然曰乃佛念非念佛也吾今知所歸矣蓋母日邁月往性現根熟一言之下易爲解了如此自是接人無疏親必諭之道以居恒周貧振厄人習其德聽從者甚衆爲人嚴毅以禮節自持人莫覩其笑容

於家人子息輩有違言直以理譬曉之性不藏人  
過雖遇事輒發事已輒意消每暑風清冬日燠衆  
或牽軟車婦扶前孫挽後怡怡然忘其老也蓋孝  
事舅姑者閱三紀嫠居者六十有三年郡大夫奉  
恩詔以孝節旌鐫名里之節孝坊萬曆戊申春仲  
卒距生嘉靖癸未得年八十有六

太史氏曰禪理深微古之名媛往往通其說襄陽  
之龐金陵之俞徑山之總言論傳天下浮屠氏世  
世載之至其捐世緣絕昏嫁亦不以爲病也以彼  
遊方之外其不能兼於倫物勢固然耳母承二人  
以孝殉夫以節教子孫以慈屢居皆爲淨坊應接  
靡非佛事蓋古之所得母則有之古所不能兼母  
則無之然則謂善爲禪者無如母焉可也

周孝子傳

孝子周姓諱祚字孔壽世濬縣人生三子長三錫  
登賢科繇令高第以其官官孝子矣鄉人雅尊慕  
之而不以官稱曰孝子孝子云父諱塘以太學生  
爲沈丘簿濬故魏地俗好馳馬擊筑蹴鞠探丸曳

沈園集卷十  
三  
純綺爲貴富容孝子獨澹泊自喜事親精一其志而朝夕之沈丘公性慤直愛孝子而持之嚴孝子所奉養百方調聲色而前戶不聞履屐聲者數十年如一日也事巨細惟親命是承一交遊一讌設無敢專者日手脩灑而勸之食偶睨竟餐覆器乃退稍不懌必旁婉以回其意而後已間負疴晝夜省候不以須臾離稍侵泣禱上下神祇願以身代祈年於東嶽若南嶽以數十計齋沐誦道經者十年誦且跪風雨寒暑不輟也當是時孝子之所察

色順志居起服食靡非觚藥者兩老人疾輒隨手而差以此最後兩老人以天年終孝子哭之慟柴毀支骨簪不知人者數矣三錫輩強之食曰禮水漿不入口三日而已大人過自傷如禮何孝子乃數粒而粥日夕苦塊間削哀襄事一準家禮至廢著而庀喪葬無卹曰吾求心之無憾也食不肉寢不內者踰六載遇伏臘祠蒸若兩忌必夙興潔粢盛以祀率其配變服雪涕侍日晏乃止果蔬出必薦而後嘗卽一味之甘不以廢所遺什器書籍陳

設如儀衣不盡設者自服之以志不忘有所之出  
告反面惟謹教三子類舉當日之家訓爲瑱規頃  
長公以循良鵠起而第三接三才爲諸生以學行  
聞用孝子教也遇人豁然不爲町畦於賢長者禮  
重之急難與貧者賑而助之宗黨故舊多以孝子  
爲歸臨終語不及私令人掖至家祠跪拜決別未  
幾氣絕平生不徑不游檢其言動絕無敢慢與惡  
於人者時稱其孝無間言郡國守相臺察旌之純  
孝至舉以勵其俗不虛耳

論曰士行非奇詭之尚而平易之爲難奇詭激於  
一時之意氣而平易非任真履恒出乎天性者未  
易臻也國初以孝行上者不可縷數往往撫奇以  
動俗或事難而不可爲繼 高皇帝悉斥不旌如  
李祐權謹者不難顯擢之以爲天下勸故知道貴  
中庸而聖人之慮遠矣孝子所自力率日用之恒  
始終一節無所回變非近道者不能惜生不遇時  
而僅以隱約終乃其自得者行誼聞於鄉而有餘  
者流澤衍於後今 天子嘉與循吏褒崇其親風



示天下命書寵章載孝子之行事甚備嗟乎孝子  
蓋未爲不遇已

江覺卿傳

覺卿新安人江姓名應曉字覺卿覺卿性至孝侍  
父疾衣帶不解疾已乃復初母黃逝事繼母如其  
母也撫仲弟遺孤若季弟如其子也其內行醇備  
如此少穎敏過人日誦千百言塾師爲遜席婁矣  
稍長屬時義輒傾其曹而秋比數不售乃慨然嘆  
曰大丈夫當友天下士奈何暴足里門爲此拘拘

者爲於是負笈入北雍時大司成爲虎林高文端  
公亟賞識覺卿而嶺南李海雲公日與討先聖之  
秘覺卿負異才而勃率理窟以故發爲詞章又一  
出而詘其曹是時覺卿名大噪京輦間矣而不售  
如鄉郡時雖不售而其名不以不售故小損則覺  
卿之材足稱也覺卿歸而卜築駐蹕之麓蓋其山  
爲高皇帝嘗所臨幸云覺卿日嘯咏其中盡出  
篋中書讀之自九流七略以及稗官小說逸璧斷  
戟摩削亡昏旦所錯綜上下略見對問二編平生

富吟詠於遊覽弔古中抒寫襟抱物情時趣有味  
其言之也山居二十年有終焉志會有客說曰元  
亮非不高猶借彭澤為三徑資君縱不爾獨不為  
濟物地耶始謁選得涪州判官乃曰吾游靈丘勝  
壑屐齒幾遍東南矣茲行有巫雲峽水峨眉白帝  
供我揆藻耳及抵涪涪人聞覺卿博雅就以質疑  
問字者屢滿戶外靡不人人意得去涪有李渡江  
流湍急舟師利力省而楫厚往往以重載溺覺卿  
嚴為之禁至今所全活不可勝算攝棠城一切治

辦秋毫不以自緇一時名流如張太保曹選部咸  
折節禮之觀察李公文軒海雲公子也與覺卿遊  
卽昆弟歡不啻矣一日過棠城報恩寺恍若舊遊  
然扣其開山師名與覺卿同生年又同因詩以紀  
之覺卿篇咏雖饒曹事不廢然忌者不謂善也坐  
是投檄歸昔知古識韓琬於題壁載言賞宣明之  
詠松以古準今抑何遠而覺卿抗直少委蛇里人  
多目攝之乃性無城府重然諾嚴取予每輕貲以  
赴人急故賢豪樂與之遊卽日攝者久亦與之親

有以也夫覺卿有子名秉謙登庚戌進士筮仕爲  
鄞令夫覺卿仕不達而能昌於言身不逢而能必  
於子士有自信者遇不遇勿論也往聞覺卿歸自  
涪惟修祖塋令其高敞蓋覺卿之意遠矣

朱方伯傳

嘉隆以來蘄黃間以理學著者三四人余師耿恭  
簡公顧兩公方伯浣桂公一時士大夫指目爲清  
鏞大敦以想見楚材之盛而今不可作矣歲乙巳  
余友閔元甫以成功莊屬爲記又知方伯公仲子

康侯稱才於江漢有父風也頃康侯已酉庚戌連  
舉上第緘書以家乘相示則方伯公之志狀碑表  
在焉謂余嘗忝館職請爲之傳俟國史采焉公朱  
姓諱衿字汝衷浣桂其別號也世樂平人有顯卿  
公者卜遷楚繇曰北海有鯤乃徙南溟鐵冠丈人  
荷鍤止耕九世其興乃攜家過蘄經團坡村見老  
子戴金而來驚與兆合因定居焉蘄水有朱氏自  
此始歷八傳至封中憲一溪公配姚恭人生公公  
生而凝重勤問學顧小試數不利年三十未補第

子員而仲弟業推高才生餽學宮矣一溪公意以耕讀分督之非公志也刻厲彌甚夜誦不丙夜不休會鄰有巨盜比屋奔竄公手一編自如寇來去竟弗知也其顛篤如此壬子選應省試舉第七人先是有狂生擲榆公者公得雋輒媿匿公詣門謝了不爲意時以雅量歸公矣明年癸丑成進士授行人丙辰選南京廣東道御史辛酉晉常州府知府甲子晉陝西副使丁卯晉雲南叅政庚午晉浙江按察使亡何復晉雲南右布政使辛未丁姚恭人艱癸酉再丁一溪公艱丁丑起補浙江右布政使忤時相意謝政歸踰十有一年戊子公卒公爲政寬與嚴相輔而行寬於編氓嚴以警墨猾吏而提衡其中豪以上始爲行人卽留心當世之務輶車之四方必采問謠俗賢豪長者若民間疾苦皆籍記之以備考南臺前後章數十上悉關天下大計語載疏稿中市有猾魁爲良家子害因緣窟穴公嚴捕正法而黠黨散鬻販者苦貴人抑買若不償直者有之公署籍爲令而物價平沿江多劇盜

游徼利其金率縱舍去公移書讓備兵使者若守  
倅令尉及介冑之長亡不人人惴恐爭獲盜自効  
而萑蒲寧時稱名御史無踰公者守常值兵燹水  
潦後雄富郡浸爲殫竭公以節儉風之減一切會  
贄交無旅幣讌設毋過十盞酒數行而止屬邑相  
誠勉以清約爲規至邑長吏誥誤公必暴白其事  
得解乃已士民婚葬一節以禮平亭疑獄舞文者  
不得下上其手或麗大辟案定輒太息曰吾爲之  
求生不得矣寧忍其求死不得哉囹圄薦糜條具

以時祝頌之聲盈園扉矣去之日郡爭立祠祀之  
在臨鞏至輒城金川儲糗糒爲防禦計無何西羌  
闌入塞公出精騎扼賊衝自持短兵接其後所傷  
殺捕鹵過當虜駭遁去繼犯靖虜弘化公設奇火  
攻其營虜復駭遁去事定 天子賜金幣以勞關  
西人語曰儒林中乃有頗牧耶公尋念兵興而餉  
不繼爲大患坐史胥與墨吏通漁獵其中爲窮治  
姦狀論如律耗蠹一清諸興利釐敝一與常臨鞏  
同其發銀場之乾沒釋犴狴之株連功尤著民益

用大悅謳吟載道再起浙右轄會鄉權相有父喪  
公以兩吳縑疋之相銜易已公知不合卽解組歸  
不顧也爲人內行甚備事父母以孝聞於學一主  
力行務以挽世儒空譚之敝而不爲門戶居鄉好  
行其德如義田義館義丘賴以濟者不可勝數晚  
更好道家言赤書紫文多手錄而研味焉其所得  
未易測也公生適符鐵冠九世之占生前三日異  
僧止於門告以當產貴兒及公生而僧化去噫亦  
異已所著有家訓二卷疏稿四卷周易素隱六卷  
歸田雜俎十卷行於世生子二長期至甲戌進士  
官河南懷慶守次期昌卽康侯蓋鵲起未艾云  
太史氏曰公世樂平而徙蘄分宜若江陵皆有桑  
梓之誼焉欲有爲者孰不麗之以就功名獨公超  
然一無所緇其志遠矣語云暗嶺無松柏乃泰山  
喬嶽壽木奇卉且紛錯其尸所培植者然也公巖  
巖大節植本厚而閱世昌蓋公不盡其羸而遺之  
後人固天道哉

湖廣永州府推官郭公暨配豐孺人傳

士君子篤學修身蒞官服政有風軌卓然雖去之  
百年而人猶欣慕頌說不置者此未可泯沒已況  
又有步武之賢邁起而光大之奕奕乎久而彌章  
也宜哉頃廬陵郭公在南臺爲名侍御遡厥世德  
代多聞人郭氏先自其邑麻岡徙焦塘再徙橋東  
遂稱鄉甲族至省齋公以仲子廣東潮州守貴封  
刑部主事里中推爲長者其伯子則湖廣永州司  
理公淮也司理公字達遠別號東泉天性孝友事  
封翁能養志嘗遭家難封翁爲人所齟齬公甫弱

冠爲感憤語其弟曰非吾兩人之策名當立糜耳  
於是刻勵下帷以亢宗自矢亡何以經術補博士  
弟子高等餼於庠先是仲公登賢書數歲公始舉  
弘治辛酉榜同計偕者再乙丑仲公成進士公乃  
喜曰吾兩人幸樹立令親意稍發舒肆侮者媿伏  
足矣遂謁選得四川忠州學正以文行課士去觚  
角黜雕琢日與士相親暱所爲成就之甚備其不  
能舉火若授室者多捐俸助給士心翕然歸之矣  
正德丁卯秋直指廉公賢聘主關中試公偵知權

闔挾內重囑監臨以猶子中式先期稱疾辭不往  
已事敗戍簾以內官人莫不服公之識旋晉福建  
延平府推官視南平將樂兩縣事躬自節約積羨  
金二百餘出以新延平先生祠其知所重如此尋  
以封翁艱歸公除授湖廣永州府推官公前理閩  
讞斷精覈有能名當事以疑獄久不決者屬之公  
一訊得其隱伏獄無不立竟者東安邑有劇盜每  
行劫輒畫梅其家示莫測人無能捕者因號一枝  
梅公多方緝捕繫之獄稍間隣邑又有以一枝梅  
告者公亟索獄中囚繫如故曰此必掌禁潛納盜  
賂出犯者行劫而仍畫梅惑視聽爲解脫地耳直  
取禁人與盜分詰卒吐實如所料立置之辟盜往  
往逃去之他境輿情悅服兩造之庭不移畧而聞  
如矣祁陽在深山中有巨蛇黑質白文者日嚙山  
氓十餘輩人人惴恐無敢捕者公齋沐禱於山靈  
明日數巨蛇無故斃山麓中民歸德公精誠所格  
此兩事楚至今傳爲神明之理云後仲公任潮州  
守季公復踵起名于世而公不調者十年嘆曰吾



以事業付之諸弟矣上書移疾歸或問其故公笑曰人固自有志吾偶倦游耳婆娑園林夷猶杖屨又十餘年乃卒生平豁達不問家人產配豐孺人安成比部公姪女精勤工治生累積纖微以佐之公弗問所從也公爲廣文時勤于教理官時勤于政門以內譏防約束唯謹臧獲等不愆于度則孺人之力總之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故子幹稱名士延及曾孫一鶚起家進士爲名執法勲庸未艾嗚呼此獨司理公之遺休哉抑亦豐

孺人澤也

史氏曰設科條敦行誼以材一方之士精讞決釋無辜以信天子之法治有出此者乎而公饒爲之至遠閹豎誅暴蛇其事尤傳於時夫絕遠權勢洞見事始其膽智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而世多以稱公故余亦不得而畧焉

郡茂才兩山郭公暨配胡氏傳

曩弘正之際江右廬陵望族推郭氏最著封翁省齋公生四子伯仲季並起家科甲冠冕一時伯子

東泉公爲郡司理余別有傳配豐孺人生兩山公諱翰字直夫別號兩山者以所居前山兩峰並峙特取以自署云公幼奇警不凡且當家世顯融之會豐孺人督誨更至公愈益感奮於載籍靡所不涉手自丹鉛其書滿家矣補郡諸生每試輒冠其曹人擬驚人之鳴顧數奇至六試幾入彀而格者再識者無不惋惜之年四十連丁內外艱讀禮罷遂有簡薄名場意而雅好稱詩創別業名尋樂園皮家藏書畫圖史其中朝夕披玩結客觴咏與安

成劉三五侍御公里中劉翔峰二守公相唱和爲適已又厭去擇一樓閉關吟諷幾二十年已又聞鄒東廓劉獅泉尹湖山諸公皆一時聞人聚友講學公從之游窮晝夜不示倦色又善音吐廣坐中評駁學術援證古今纒纒如也於青原鵠湖無論遠近期必往往必旬餘然後歸陶陶然吟風弄月之趣其所得于師友之磨礱陶冶者深矣他篤行高誼好予樂施族貧而待以舉火者遊商困乏而借以助資斧者歲大饑鄉民幾溝壑而賴以貸粟

施糜爲生活者先後種種不可縷數劉獅泉嘗謂人曰兩山精神朗豁學問淵邃種德凝厚其必克昌厥後哉今公之孫一鶚中賢書第二人成進士爲名侍御事業方新里中轉憶獅泉公之言推其識鑒不虛耳元配胡孺人爲里中名族生贈文林郎卽侍御公父孺人潔齊有志操而不爲妒以故兩山公獲自寬媵侍序進而至共養尊人必身任其烹飪歲時享祀必腆曰吾職也馭臧獲終歲不聞鞭笞聲妾生女二所許必名閨嫁遣資裝必飭

公覩之色喜且不知所從辦而里族之頌孺人賢者更于是盈耳矣

史氏曰近世教法不修士之學行世其家如漢之袁楊陳荀氏其操義風槩足以感人範世者鮮矣郭氏傳緒寢遠名位不甚顯而忠厚禮義世世不絕余以謂廬陵之世家有以也今侍御公步武先世駸駸柄用然其承傳于祖德孫謀間者非兩山公孰開之卽陳羣荀爽致位三公而淑與寔蓋爲之權輿故曰先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余爲

滄園碑集 卷十  
詳叙之亦彬彬然郭氏文獻之林已

孺人鄭母鮑氏傳

鄭君之槃筭其從母鮑孺人之行屬余爲之傳曰  
兩弟幼而未能以請也鄭君雅與余爲文字交知  
其語不虛輒爲詮次之孺人姓鮑氏系出棠樾爲  
邑望族父號默庵母陸氏生孺人十有七年而歸  
鄭季公濬孺人幼莊淑極爲父母所憐愛生素封  
家其歸裝甚盛女流往往好以鮮美爲容而孺人  
絕弗尚也居恒服御無所芬華人謂有桓少君之

操事季公琴瑟靜好舉案以從人謂有孟德曜之  
風是時孺人年少在諸婦行輩序最後姑許太君  
性嚴肅不易承事而孺人善奉之庭以內事事當  
姑指姑爲色喜曰予季其幸有賢內助哉卽諸長  
婦亦莫不嘖嘖曰新婦賢交遜之已季公挾計然  
之策游維揚鹽賈中以誠壹拓其世業賴孺人善  
治內用是無還顧憂而未舉子是時孺人年尚可  
待而慨然請季公遄歸爲置側室季公弗許至繼  
以泣得請爲納一姬不已又以一姬進及嚴氏連

抱二男孺人驩然撫視不啻屬毛離裏然人靡不以爲賢初未有子時力贊季公歸挈資斧累萬授諸姪爲政迨既有子悉取家政畀嚴氏第佐季公俾偕其兄伯叔徜徉園石以叶墳箴之好孺人亦第偕其妯娒朝夕晤對以講家人之樂人不獨美其賢且羨之曰達性好施予每每佐季公善分其饒大者如肇禋祀以妥先列厦屋以居貧梁黃川治鎮東孔道以通行人設糜飲授棺槨以濟不給費至不貲無厭心至撫季公妹所適方氏子勤劬

篤摯無異所施於嚴氏子者鄉人皆曰是母之慈非獨施於一家而已晚好佛氏家言茹澹焚香禮西方化人甚虔若有意乎齋心修觀之爲者偶末疾遂戒後事談笑而逝嗟乎從閭浮而得安養去來倏然是火中之蓮未易有也生嘉靖乙巳十一月初三日卒萬曆癸丑十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九子二胤寅胤宿女二皆嚴出聘字皆仕族自內教不行女史職廢婦人之微固世所不講以謂閨閣者流非考德論行之所存也乃孺人之爲人尊

者愛輩者附卑者慕無一不宜而終始如一可以  
爲難矣余懼世之視孺人猥以尋常忽之忽其行  
而因以不知其人則內教何觀故特著其傳令國  
史者采焉

陳木山公小傳

公姓陳氏諱應奎字元瑞寓意漆園所指山木材  
不材之間別號木山閩之連江人少奇氣自負補  
邑增廣生文尚獨創顧試屢不偶已而罷去少善  
司空城旦家言乃隱身郡椽兩爲福漳功曹文亡

害澹于財物不以自點所主行事輒麗情法性善  
酒喜直言公家事恥依阿兩端以故兩郡人稱其  
廉平兩郡守以公儒術飾吏事又酒人無它腸率  
聽納焉漳獄繫六人待誅獄案爲日本賊其實漁  
人也先是被倭擄至銅山會倭遁六人復爲水兵  
所掠髡其首而詭言擒獲海道某信之大賞水兵  
功而錄六人罪無能自明者公得其狀言于司理  
某反獄案海道者聞而怒公不爲撼曰柰何忍殺  
人媚人乎言于司理益力六人卒得釋自是海濱

無不人人頌公義矣久之歎曰吾酒後氣吐哈作雲壘狀觸人安能握三寸日屏息貴人前也卒解去生平好振人急或貸以多金負卽弗問惡言人過有聞必掩耳謝以醉若弗聞也者課二子穀若第皆有聲鄉校中公曰穀也狷第也狂狷者可畢業文場狂者令如投筆故事乘一障以自見可乎第因是棄章縫從戚俞二大將軍邊塞尋膺譚大司馬薦以公欽依提調古北關功名日有聞公躍馬往視而喜日飲滿爲常曰吾有丈夫子當關

稍紓國家北顧憂亦云快哉無何飲不及前以疾卒年七十一公在關塞惟以勲名爲瑱規俸入多寡絕口不問易簣之辰丁寧訓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晝卜妻子夜卜夢寐此古人實學也小子勉之嗚呼卽此而推公所敦尚大較可知已論曰公儒也而托吏隱行其善文也而用武略大其家恂恂然長者也而逃情醉鄉寄其興陶陶然酒德也而刻意實踐終其身若乃臨終數言識力堅定彷彿臨深履薄語直目公爲古先民之遺也可

矣  
楊孺人小傳

楊孺人者閩連江陳木山公之元配而訓導毅遊擊將軍第之母也木山公自有傳孺人少產邑之塘下隩幽間婉順甚得母氏心初歸陳會其家貧上有舅姑下有四弱弟一切事倚以辦孺人盡解嫁時裝備諸孝養撫鞠費而身自居約無幾微見言面人皆以爲賢見人疾阨若道有餓殍輒愀然出力以助寧身自不足於衣食無少靳人尤嘖嘖

難之迨子貴迎養宦邸孺人喜曰古稱男子有事四方顧累足里門不能踰跬步者有之往從而父於漳行千里而遙今且十倍漳所覩記山川民物風土種種具矣言之輒爲加七著居三年乃歸歸則之塘下隩省父母丘墓置酒大會諸姊妹伯叔兄弟諸婦暨外嫻子女有詢北方事者孺人言之亶亶不倦是時所有甘毳之奉較昔豐矣終不自以鮮華爲愉快而愈益分于內外姻婭間嘗謂二子曰人有德於我卽毋忘之我有德於人不可不



忘之也居恒佐木山公於厚而克成兩子之令名  
大率類是故仲子有言居官不敢言家曰父之訓  
也臨財不忘與人曰母之心也噫此可以知孺人  
已始二子數困諸生間孺人撫之曰豈有陳孺子  
而長貧者游擊日顯一再迎孺人輒謝不往曰吾  
幸健啗決曷念爲若如驃騎忘家殉國者乃所以  
報也其義槩如此然則孺人聲與少君孟母齊豈  
徒有子之驗耶余乃表而出之續女誡之遺焉

汪君民望傳

汪君諱良字民望別號斗南世居休之水南里新  
安汪氏之先有越國者以功封侯凡新安之汪皆  
本之枝派散別移徙亡常惟民望世奉王祀環古  
廟而居蓋太宗云先世有曰毅曰永隆曰道斌者  
皆以賢名一時道斌配吳氏而生君天性孝謹沉  
毅有謀兒時知定省二親不教而能親有命跽而  
聽受無違者比從塾師指授章句能涉獵記誦間  
及孝經輒俛而思問塾師曰孝道以何爲先師遂  
謝謂是兒非凡子也是時道斌公業兩淮鹽筴家

政總於吳孺人故民望幼時受母訓居多有豪少年者往來里中橫甚君挫之不服一日伺於山側痛毆懲之諸少年自是攝伏母敢恣睢者母聞蹠君於庭而讓之曰諸少年苦鄉里若復苦諸少年其非分等耳民望聽命唯唯誦習益力是時君思以其稅一當有司屬父命賈於儀揚欲微觀其能君曰翁春秋高矣奈何令獨勞而已乃居佚也卽應聲往修祖父之業君卽初服賈而心通所推擇多得人於是同事者樂與君遊而親就之故汪氏

賈行淮揚間占所進貲什百他賈人矣君一日慨然歎曰古有三致千金分散貧交疏昆弟者獨何人耶乃推所有與宗族鄉黨共之寒者衣饑者食鄉鄰有鬪者得君而解或有所管辦屬公舉者不難捐貲爲之倡一時誦義者嘖嘖里閭中君不以自多曰吾母之教也晚節獨奉父母以居父歿哀痛踰禮三年未嘗一見齒事慈闈益謹卽身老矣家政必諮焉而行不敢專無何嬰疾真州母念之不置亟趣視之公泣曰吾何以鬻財故而令親跋

涉若此遂興疾奉母歸逾年疾稍起母云諸孫已  
勝事爾宜再往儀揚授之主計遂又應聲往處分  
畢趣回逾年終於正寢丈夫子三伯若仲侻多  
心計命修業而息之母忘其始季若諸孫命治博  
士家言曰異日者有所就庶以慰吾初志云公歿  
於萬曆甲寅 月 日距生嘉靖己未十一月廿  
九日得年五十有六子朴娶城東劉君女機娶居  
安黃君女太學生樹娶城南邵君女女一適太學  
葉君正茂孫六人應文應魁應宣應登應星應

孫女三人婚聘皆名族

論曰傳有之農不出則乏食工不出則乏事商不  
出則三寶絕此民所衣食之原何可忽也賈雖薄  
業然智不能權勇不能斷彊不能守仁不能取予  
持此而欲富者未之前聞故 國初富戶與力田  
孝弟同見徵召以列於顯榮非苟然而已民望起  
積著而以孝特聞藉令生 高皇帝時遇合可勝  
道哉而僅以巖壑終余因著之篇明賢人者在所  
有之而悲民望之不遇也

鄭安人傳

安人爲周長公婦而余同年繕部君文伯母以治家積勞善病四三歲輒一作作輒幾殆始繕部觀政祝鳩署中聞安人病作請急倍道歸而安人病良已及補官鳴鳩署中又聞安人病作急請差便歸而安人病又已繕部喜謂可日奉板輿驪也踰月而安人竟用痰疾逝繕部旣視含歛襄大事圖所爲不泯安人者則乞名筆狀之志之銘之矣屬余爲傳何敢辭按志鄭氏世居錫山西鄙父珂母

姚生安人少婉婉內則嫺自天性父心奇之謂吾女多貴徵諸里閭問名悉卻不內而日長公足當女納之采歸焉安人年二十矣時有舅姑有王舅姑有兩曾王姑有叔者四有女姑者一所倚長公當戶而安人中饋爾長公家故不饒以親逆安人費殆盡安人歸長公三日未出室安人意其溺也而詰之長公語之故安人遂出練布脫簪珥資長公治生日闔以外子爲政閭以內我爲政安人居常晨起治餽粥上食兩曾王姑已乃上王舅姑已

乃上舅姑已乃徧食叔若姑有餘乃自食不者待  
夕及夕上諸尊人徧食如前有餘乃自食不者待  
朝當是時無娣姒分其任無媵婢代其勞無餘貲  
給其用諸凡汲春米鹽釜甑盆盎之役靡不躬操  
之稍暇則作浣濯縫紉刺繡諸女紅冬龜其手夏  
漿其背如是者二十年拮据勞苦晚年所繇善病  
矣兩曾王姑謝世相長公喪葬如禮已喪葬王舅  
姑如曾王姑已喪葬舅姑如王舅姑諸叔冠而室  
則爲委禽女姑笄而字則爲結褵安人從容語長

公以我初歸堂上纍纍白髮下黃口嗷嗷肩此重  
負不啻一縷引千鈞乃今不謂幸而粗畢事也長  
公時年三十未舉子曾王姑臨歿呼安人語婦孝  
事我亡能報茲將從九地告宗祏謁高禰爲婦祈  
一玄卯昌而後如期繕部生命曰繼昌安人愛之  
甚顧不以慈廢嚴八歲欲遣從外傳以居近闔闈  
恐雜市中兒習也則延師舍中授書繕部每篝燈  
夜讀安人寢不帖席數起勞兒良苦冬則燎桑柴  
爲繕部溫背甲戌郡太守設講堂課諸譽髦繕部

以童子見收月一赴院試輒高等安人喜不自禁及繕部弱冠不利有司試者三意殊邑邑安人寬之曰聞而遠祖國初時收邑篆以獻予之官不願願活城以內百姓功德不眇小矣而王父却金暮夜而父嘗予饑者粟死者稗不以貧故廢也吾聞之世不廢德業乃克昌周其興乎孺子其卒勉之壬午繕部補博士弟子乙酉舉應天鄉試第一己丑成進士安人聞之喜曰兒庶幾亡負而母所爲燎火溫背者安人性樸素布衣蔬食終其身曰將

令後世師吾儉繕部旣貴安人奉身如故時時語婦勿過費過乃招損繕部嘗從燕市市一潞紬奉安人藏笥中比歿乃出爲歛服斯蓋以儉德終始矣太史氏曰古所稱令母率以訓子成名繕部起田舍而掇危科四方學士爭膾炙其文屬者事明天子於交戟間廉能聲蔚起名成矣則聖善之以也葛覃卷耳所歌唯勤若儉安人以子然一女子獨肩家棟支數百食指而又歷更三世諸喪勤德茂矣居約布衣蔬食旣貴而御一紬何汰乃竟

笥之以待也南鄭秦瑛訓子動有矩法兄弟德業  
顯名而其教流於三世安人嘗期繕部而以其父  
若玉父若遠祖世德也吾以爲有安人而周益未  
艾矣于公交遊間兼指精微或曰公以世德  
田舍劉君東孝廉傳孝廉姓劉氏泰和人父太僕策齋公逢愷令慈谿  
日母周恭人有娠夢神抱佳兒授之因名之曰蒯  
字君東生而奇慧五歲通西銘太僕大奇之年十  
三讀書駕部署中聞楊忠愍以直諫觸肅皇怒

輒遶屋徬徨夜半聞已就西市太息曰若而人者  
古今有餘烈矣丙寅隨太僕致政歸始補諸生試  
輒燁燁有雋聲明年登鄉薦當上公車以嚮學方  
銳趨起不欲往太僕勉之曰行可以友天下士胡  
後也始入燕求諸名士相切劘亡何聞太僕訃奔  
歸哀毀荼毒見者憫之久之君東名益著往來公  
車率與同郡鄒汝涵僉憲曾于健大理探討名理  
上下議論以爲常若大宗伯尹洞山中丞曾魯原  
觀察胡廬山司寇朱鑑塘諸公皆其所嚴事者也

君東短小精悍顧盼燁如又負氣誼所評隲鑿鑿  
不小假一時大僚爭欲見之不可得李文定得其  
遺卷噐之斲一晤曰吾一下第生而乃呈身相門  
哉江陵秉政聞君東名甚燥欲招之東閣滅影不  
往唯四方同志文行有名或工詞賦若法書者造  
請求之恐後與人交片言期許終身不忘李郡丞  
九標幼相厚善有約爲婚媼意李卒無子其配亦  
卒爲迎其孤女撫之至長乃婚曰吾昔有盟于心  
渝之不祥其重交誼矜然諾皆類此歷試南宮不

遂輒欲奉母終養母固止之比母卒筮筮骨立曰  
已矣二親見背縱獲上第何爲竟投牒不出構終  
慕堂自怡園亭榭花竹綽有吳越風趣貯書萬卷  
金石篆籀寶墨名畫種種稱是客至把玩笑談流  
連竟日重觴累俎咄嗟而辦未嘗一以囁耻告也  
贈言累帙手編爲怡園雅集自序一章纚纚極幽  
棲之致司空魯公贈以詩曰爲園自擬陶徵士作  
賦人稱漢子虛識者謂非虛美云 今上始建東  
朝 詔天下舉人不仕者授都察院都事友人或



諷之孝廉不顧胸次故朗暢于掌故多所博綜及  
與賢豪籌畫時務貫穿今古皆可見之施行憤經  
濟畧鬱未一吐偶感時事欲赴關上書鄧少宰  
勸止之歸構焉文館見志以君東英多磊砢綜練  
彌深假令得自振拔於時其壁立必卓絕人群無  
疑也而今其賚志以歿惜哉直指桐城方公竒其  
風槩欲表其間疏薦於朝託友人力辭之乃已  
晚節盡謝一切韜光飲恬於世故泊如也自少讀  
王文成遺書尊信最篤自言我於文成童而習之  
終身如臨父母師保不似世人以耳食而已一日  
與鄒爾瞻論易至剝復之際語必造心徃徃尋味  
所不及爾瞻未嘗不伏其獨詣也平生喜施予念  
龕溪祖祠祭薄捐田數十畝厚其牲脂歲饑承太  
恭人命發廩賑之每憶太僕鄉評政績表表一時  
數爲人齟齬泣下霑襟及祀瞽宗祠慈谿廬江名  
宦又配享慈湖先生祠始一開顏曰差可以慰先  
人地下矣訓子廷魯一以澹泊恭讓爲鵠獨令之  
從爾瞻遊歲甲寅齒七十一矣八月忽遣廷魯徵

滄園集 卷一  
爾瞻手書太僕公墓碑曰吾十六七猶能待汝於  
是乘肩輿歷園亭命孫與姪遊宴盡日而別廷曾  
還數日輒病王養初京兆周章南駕部亟趨視之  
使人謝二君而卒卒之日知與不知無不流涕曰  
約堂先生一旦至是西昌風流儒雅略盡矣君東  
始號匡南晚節學者稱約堂先生子廷曾博古好  
學有父風

論曰憶歲辛未余計偕都門同志響臻有襍被旅  
中朝夕不能去者如君東尤有味於予言也藉令  
得君數十輩共明斯道啓晨光於積晦澄萬川以  
一源復何有哉亡何有詩禮伐豕者廁其中君東  
一切厭薄之幾於因噎廢食矣以彼南阜東阜皆  
古振竒人也然元亮攢眉於廬山無功別居於河  
渚良其棄糟粕挹醇醪所領拔者異也而非曠覽  
疇能識之論者持此以觀君東可也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一目錄

神道碑

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贈兵部尚書冲菴顧公暨配淑人李氏神道  
碑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申公  
神道碑

神道碑

輿車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一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一

神道碑

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贈兵部尚書冲菴顧公暨配淑人李氏神道  
碑

公諱養謙字益卿別號冲菴先世居揚之高郵後  
徙通州家焉曾大父曰竹居翁能大父曰定軒翁  
山父曰蘊菴翁瑤兩世皆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以公貴也娶於單寔生公封太淑人公生有奇質

九歲通制舉業未冠入膠庠數獲雋諸弟子間可  
四歲而成鄉薦又八歲始舉進士授戶部主事轉  
員外郎中楊襄敏聞其名欲取以自輔大司農不  
可尋見忤出爲福建按察司僉事擒邵武劇盜出  
巡按御史於亂中遷廣東布政司叅議寇賴一清  
曾鳳作亂公設伏擒之籍其衆爲兵嶺海悉平晉  
按察司副使會閩撫以苛禮整公疏論調雲南僉  
事順寧土官猛寅與大侯州相牙角輒侵其地公  
具禍福檄諭之而寅惴惴歸命矣尋晉浙江右叅

議分守溫處踰二歲晉霸州兵備副使未行而杭  
營卒亂齟齬撫臣人情洶洶督撫張公佳胤言于  
銓改公杭嚴道公與張公謀發諸卒哨於海而密  
以亂首名屬徐遊擊景星縛之軍數其罪而斬之  
餘赦弗誅羣卒咸股弁唯唯曰吾曹乃得安食寢  
也張公深嘆服公昌言於朝臺瑣推轂邊才率  
以公爲稱首遂徙公備兵薊鎮尋晉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遼東南至則東虜炒花把兔兒犯蒲  
濬汎河諸堡公知寧遠伯李成梁負勇略部多強

兵委心寄之斬首虜百餘級明年寇前屯開原不利則糾北虜十餘萬闌入遼陽廣寧間勢張甚公與寧遠計分兵爲二一潛出塞外繞虜營後一當其衝夾擊之虜大敗馘其魁斬首千餘級上以爲奇功特晉右副都御史公策遼邊長虜衆兵寡而餉薄因請歲增餉銀馬價合九萬有奇增設復州叅將一蓋州備禦一由是邊備聯絡士飽馬騰皆踊躍願一當虜於是鎮夷堡十方寺所斬鹵夥甚又敗虜鎮寧堡馘其驍騎三十餘人會首四人

無何虜十萬騎攻牽馬嶺再攻鎮夷公與備兵使者環甲登陴日推牛享士士益奮虜聞不敢逼徐自引去因遣銳卒躡其後斬首百餘級當是時遼無歲不被虜先後數十戰斬獲不可勝計白金文綺之賜出尚方不絕而最後那林猛骨二會與夷嬭媾欲連西虜江內地公思大創之乃縱所禽那林孛羅輩示之撫而計縻夷婦子母爲間比關那卜諸會始嘍喑不敢發公引兵出開原壓壘而陣二會擁三堅城矢石交下我兵以飛礮擊其外郭

壞多洞胸歿者乘勝連拔其二城斬首五百餘級  
鹵牛畜器械無筭虜窮請降乃釋之故事首虜功  
數百錄一子錦衣公力辭曰上威德與諸將士  
力我何功且家世業儒可復侵介士路耶當路悉  
公雅意僅陞俸一級錫銀幣予三代 誥從公志  
也虜嘗擁衆叩關挾求市賞如宣大公力拒之而  
嚴兵以備虜乃退大氏遼苦歲婁潦土無見糧又  
虜出沒無能得其要領者公悉發庾積及公帑以  
賑所爲通融信縮者百方清水谷穀陽寬奠間力

墾辟爲諸堡先而降夷哈亥猛骨等皆餌之爲耳  
目其鼓舞士心所向克捷以此歲己丑以久次遷  
南戶部侍郎總督糧儲過家欲留侍太淑人不許  
旣行而太淑人卒時東西多兵事朝議奪情起公  
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公力  
辭終制乃行未至改兵部左侍郎島夷陷朝鮮遣  
使乞封貢本兵欲許之廷臣爭之力章滿公車矣  
乃復命公總督兼經略公疏言 國家之患在虜  
不在倭自古未有倭能越朝鮮而犯我者第中國

海國經集 卷十一 四  
禦夷常以順逆爲撫剿權恩威而用之吾爲朝鮮  
出援歸其侵疆恩至厚今倭且歸命宜因而聽之  
卽不許貢而姑縻以封庶幾兵可罷紛可解假虛  
名而紆實禍便計也今言者率稱戰守戰則不能  
必得志於倭守則徵兵遠戍歲耗大司農金錢數  
十萬疲中國力而代受其敝令虜得乘虛而入非  
策也臣竊意關會王而與故王不相下則國內亂  
何暇謀朝鮮卽能附衆立國必德 天朝不復有  
異志此兩利而俱安之道也公所以折衷羣言條

禦夷方略不下二萬言其於利害甚曙疏上與朝  
議不合遂求去薦孫公鏞自代尋擢右都御史兼  
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公以疾辭疏五上乃許踰  
年以原官起公協理京管戎政公堅臥不應日御  
筍輿與故舊遊山水名勝劇飲爲樂生平宦業絕  
口不復言所引拔文武將吏輒譏不見越數年以  
微疾卒公爲人豪爽濶達膽氣過人臨事智略輻  
輳若左右畫圓方悉中肯竅嘗之凌河猝與虜遇  
將佐欲召三千卒爲援公曰以三千人當虜十萬



是以肉投餒虎也乃啟四門登城張蓋危坐旁觀者人人惴恐公談笑自如虜怪之過而不敢窺也性孝友篤至以蘊菴公太淑人沒不及視含斂茹痛終其身同產姊妹資送極豐務以慰太淑人意奉祿所入均之兄弟不自名一錢踈屬及知交恃以衣食者若而人或聞人困阨及無辜被繫者計脫之乃已故人子窮而來歸無不厭所欲卽負公亦置不校其慷慨好義蓋天性也居官廉所至輒遺輒峻邨之家人生產一無所問於書遊覽而已

而奇編輿帙寔無不窺詩文落筆千言雄贍有奇氣古稱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如公可謂兼之矣配李氏封淑人進士夢周女事太淑人甚謹單氏衰落淑人移其家近太淑人而厚恤之太淑人爲之色喜公游宦四方淑人獨留奉姑歲時烝嘗必飭身服粗茹澹而積所餘斥買畝產家故業日拓凡公之奉賓客周貧交樂施不倦者以淑人爲之助也公生嘉靖丁酉三月八日卒萬曆甲辰正月十一日年六十有八淑人生嘉靖丙申正月二十日

卒萬曆戊戌十二月三十日年六十有二子二長  
懋賢某縣知縣娶周衛經歷鵬女次懋炎任子娶  
陳大叅大壯女女四壻錢士俊邑諸生陳體乾陳  
運江國賓皆國子生孫八國寶恩生懋賢出聘馬  
國器諸生娶錢國壘國是國紀國獻懋炎出餘尚  
幼孫女三公以乙巳十月六日葬於狼山之新阡  
天子出水衡錢庀葬事諭祭者三巨公志而掩諸  
幽哀榮備矣至是兩子謂余知公稔復俾文其麗  
牲之石銘曰

狼山之原疇封與樹維明顧公司馬之墓公當隆  
萬兩朝之間謀行計施勲伐無前浙卒跳梁公計  
殲之奮節金革實兆斯時載往於遼獯虜狎至料  
敵出奇篋不如意島夷徂狂齧我屬國 帝曰往  
哉女其經略公曰小夷震於其隣一封縻之戰守  
奚勤譬之天道一張一弛雨露風霆靡以有已誰  
私黨讐倏騁異議公心不怡秉義以退 帝嘉曰  
忠衆忌其材寵命再臨公駕不回尚冀永年以毘  
天子方奮方騫厥隕誰使歸窆於幽與偕者妃文

條武暢載於豐碑後有攷者視此銘詩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申公

神道碑

韓退之有言宰相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凡所謀議厝施者不足道也姑蘇申公相之今上在揆地六年而爲元輔爲元輔者九年罷歸當是時明良相遭文恬武熙雖旱潦不常夷狄時聳而旋就底定天下號爲治安公歸二十有

三歲年八十以疾終於里第上方遣使存問於家而適與凶會使者以聞上震悼特予祭十四壇遣官敦葬事贈太師特進一品廕子尚寶丞謚曰文定所爲飾終者甚備公子用懋等以萬曆四十四年七月五日葬公吳山之原盖有狀有銘載公之行事閔諸幽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者宜有辭特以委余念爲公門下士誼不敢不承按申氏自元至正以來七世皆葬吳山始葬者敏三敏三生官保官保生恭恭生源源

生磁磁生博為公高祖博生周為公曾祖以公貴  
贈特進左柱國少師周生東城公乾大父也少育  
於外兄徐翁所從其姓公及第後始奏復之贈如  
公官乾生古愚公士章公父也累贈如東城公曾  
祖妣祖妣妣皆一品夫人公少敏悟過人所覽輒  
能誦為一時偶儷之文絕出倫輩罷縣及督學使  
者試輒冠嘉靖辛酉舉鄉試第三明年廷試上  
見公所對策詞札兼美親擢第一人授翰林院修  
撰每朝謁罷念政機所繇出主者多闊略下吏得

因緣為姦乃集考因革之所當者列為定例其後  
事無不覈問無不對者以此癸亥以東城公憂歸  
丁卯公除明年分校禮闈巳巳掌文官誥勅庚午  
同丁公士美典試順天簡拔得人辛未復分校禮  
經所得士多從落卷中搜得之公不自言功而一  
歸主者甫徹棘進左宮允充經筵日講官九月仍  
同丁公校武舉士亡何晉宮諭充 世廟實錄副  
總裁會詹院坊局主篆皆缺當事者悉屬公 穆  
廟升遐詔誥箋表諸撰著填委亦以屬公癸酉

上登極進宮庶直日講自是勸講者六載指物譬  
事析毫解縷聞者朗然又進止都雅上每日屬  
之甲戌進宮詹少尹兼侍讀學士視翰篆兼理清  
黃丙子進宮詹會典副總裁丁丑同蒲州張公四  
維主會試八月晉禮右侍兼太子賓客已改吏右  
侍是時江陵奪情事起以建言廷杖者五人公與  
婁東王公請解於江陵不能得乃密謀於緹帥爲  
之地時時餽橐餽焉戊寅晉吏左侍兼東閣大學  
士參與機務公旃厦之地啓沃功多上特峻擢

之其簡在非一日矣宗室宸涼等六百餘人以擅  
婚互訐上坐文華殿倅召閣臣入公面奏舊制  
宗室年十五請封請婚按臣覈實以聞禮部題給  
封號許成婚如未覆請而婚者所生子女不得封  
定例也此六百餘人皆應奪但封于嘉靖二十八  
年事在例前念其年遠人众惟上恩之俾及於  
寬政幸甚上深然之是歲公滿三品考晉禮書  
予廕胄監庚辰主會試錄文簡切温厚後生多傳  
去爲式淮揚災時撫臣有議開墾者公曰流移多

則服田者少而欲舍已成之田墾積荒之地必至  
驅見在之人而流移矣且彼最苦者班軍班價班  
軍一歲番上而耗伍二三班價一歲併征而扣糧  
八九衛所無羨丁而多重役月糧無見支而有出  
辦不處此二者而欲民無流亡不可得也漕撫乃  
具疏以請得各免四分之一壬午江陵病卒蒲州  
代之語公曰糧莠之餘要在芟刈公應曰肅殺之  
後必有陽春蓋一言而公之相業定矣會皇長  
子生乃與蒲州盡取諸司所擬寬條損益之如省

煩苛緩征徭恤災荒酌郵傳平刑獄罷工作一切  
以寬大行之而蠲新稅不蠲舊逋俾人霑實惠而  
奸民不得濫免公之慮遠矣江陵雖逝其黨伺隙  
思騁相與構釁劾罷陽城宰并及蒲州公慨然曰  
吾尚可以默乎乃盡發馮保徐爵諸人與外廷表  
裏爲奸狀諸言者繼之上命公擬旨下爵詔獄  
論死安置馮保南京籍其家而趣蒲州出視事公  
乃薨蒲州因人情而順流與之更始已代蒲州爲  
政首以疏請于是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人皆

起謫籍爲中朝顯官而言者氣益張或說公曰人以言舉羶塗也審爾孰不以政府爲射的邪公謝曰吾知崇獎言路爲盛世事違卹其它未幾有魏允貞者以公子登第爲言公第請覆試而已不以一語侵之頃之且寘之要秩朝士無不嘖嘖歸公之量矣江陵奉旨籍沒求多者日衆公言居正自干憲典業無可言若老母之衣食不時子孫之死亡相繼於罪人不孥之意不無過當力請上寬之而復有因罪江陵議復遼府者公不可謂江陵

之破家逾庶之亡國皆其自取原不相蒙且皇考懲惡之大典不可變親藩覬覦之大釁不可開已毀之府第營繕不貲旣廢之親王支給靡繼竟擬旨罷之是歲雲南獻俘 上加公少師進中極殿廕子錦衣公力辭僅進一階改世廕爲尚寶丞自後柄地以軍功辭世廕者自公始也乙酉余文敏下世公力薦王公錫爵王公家屏與共政時論稱其得人夏五月亢旱公引咎乞歸遂力請錄言官減衾服停磁器蠲租稅慎刑獄數事 上嘉納

爲下詔布袍疏食步禱郊壇因切責監司守令不能愛養小民上干天怒以至此一時小大臣工皆有慄然自新意寔公發之也先是上幸兵仗局觀所造器械因令內豎勝兵者肄習之或言先朝有內教場演武者于是選內豎二千餘人畧如三營法鍊之公上疏切諫會部臣董基以諫譴公乃傳語大璫云此事屬在內廷諸人環甲荷戈未明而進設有姦宄乘間闖入外廷不及聞宿衛不得入公等何以待之此莫大之憂也諸大璫聞之色

變以閣臣言力奏上遂止蓋公所爲潛移默奪者皆此類也秋八月公奉命往視大峪山太僕李植疏言大峪非吉壤謂公與故尚書徐學謨暱故賈其成憾尚書陳經邦異議故致其去公一一疏辨上曰閣臣職在佐理豈責以堪輿伎耶乃傳旨親閱壽宮裁羣議時采御史柯挺言而大議遂定特賜公玉帶羅衣以旌其勞屬皇長子五齡而儲位未建公約同官於歲首合疏以請上以元子孱弱爲解公復力言元子五齡卽未甚壯方



宣 孝兩廟寔已過期夫修講讀之故事備朝  
賀之縉儀或不任勞若在宮中一受冊在文華一  
受朝何勞之有 上報語意溫然絕無它意而廷  
臣不勝過計迫欲得之給事中姜應麟銓郎沈璟  
相繼有疏 上欲重譴公與同官再三救解 上  
曰此輩疑朕立幼廢長欲置朕不善之地故以此  
處之中人傳示再三不得已稍擬薄罰錄此衆議  
紛起 上寢不能堪而意亦逡巡矣二月陰霾四  
起風雨失調 上傳示深詔有司去妨民之政圖

消弭之實公乃應詔陳言一曰催科急迫之害二  
曰徵派加增之害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四曰用度  
侈糜之害而總歸之議論不一詔令不行欲議論  
之一題覆不可不慎欲詔令之行查參不可不嚴  
上覽疏稱善者再宗室越訴者踵至公疏宗人  
訐奏曾奉旨令撫按啓王審勘虛實若不信親王  
而信一宗人其害甚大蓋國之紀綱有四親王轄  
宗儀將帥轄士卒有司轄百姓提學轄生員大小  
相維而天下治若不能鈐束而人人競起亂之道

也。上深然之。公復具言。頃歲水旱異常。宜敕撫按官督率司道有司。暫緩催徵。設法賑濟。飢民嘯聚攘效者。務申嚴保。甲團集兵快擒。以正法。且令借臨德兩倉餘米。以充賑濟。支太僕馬價四十萬。以資糴本。而又以四事責成。撫按令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播種。曰。雨雪有無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寧戢。一時有司凜凜奉令。庶幾飢而不害云。一日公謂同事曰。冊立久稽。異議滋起。奈何乃疏言。高皇帝有曰。朕聞帝王之子居嫡

長者必正儲位。諸子分茅胙土。封以王爵。此萬世所當遵守者。成祖以永樂二年立。仁宗爲皇太子。卽封趙王。英宗以天順元年立。宣宗皇太子。卽封德王。崇王。臣思列聖傳家世守之法。體皇上愛子均一之心。竊謂皇上長子正位東宮。皇三子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爲盛事。疏入。不報。公念上輟講日久。上言。高皇帝經營艸昧。備極勤勞。而猶日與儒臣講易書大學論語。至洪武二十九年。春秋七十矣。猶命博士許存仁進

講經史 世宗經筵日講外復講大學衍義蓋臨  
御日十年如一日也願 上以 二祖爲法隨檢  
閣中故牘得 高皇帝御筆勅諭詩文共七十六  
道裝潢呈覽因言望 上於語言文字之中求  
聖祖之精蘊于陟降著存之頃法 聖祖之憂勤  
入上忻然納之中人張鯨擅東廠勢潛蓄異謀言  
者交章劾之公與婁東計曰此禍本也謀合力驅  
之密揭再上置不問御史馬象乾以彈章見格疑  
公等庇之疏劾鯨并侵三輔臣 上怒置之理公

言象乾據事直言若重處之是臣旣以失職仰負  
宸眷又以拒諫累及言官何以自解 上溫諭僅  
從薄罰而已戊巳連歲凶荒公深以爲憂上言南  
都卒伍驕悍近以月餉稍惡噪呼羣起臣以爲治  
貴節制嚴明恩威並濟若廩無可支米不堪食救  
死不贍安能使之無譁當亟勅南部科通查見在  
倉糧足支幾年倉廩積米有無浥爛如有不足作  
何區處 上然之因發帑金幾百萬特遣科臣往  
賑詔書一出人人歡若更生所全活以億萬計庚

寅元旦一上御毓德宮召四輔入上手示評事  
維于仁疏怒其語贛欲重有所行遣公力爲解釋  
天顏頓和卽以冊立豫教請上曰皇長子倫  
序自定須其稍壯行之因命皇長子出見公賀  
曰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不凡此國家無疆之  
福也時以劾璫鯨者衆命公戒諭之公跪鯨于前  
一一責數詞嚴意正聞者竦服明日公遂上疏曰  
皇長子倫序已定今皇上內斷于心外廷未  
知也臣等雖承面命海內未知也惟亟下明詔使

天下知皇上篤于愛子不出臣下之仰冀而出  
于淵衷皇上重于升儲不由外廷之陳請而由  
于特詔何盛如之上未卽允嗣後公或合疏或  
特揭皆未報公又特疏曰當今國家第一大事無  
如冊立元子而臣等第一職業無如建儲一事  
祖宗家法儲位未有不歸元子者祖法不可違悖  
冊立不可遲疑一也臣等先年奉旨云立儲以長  
幼爲序上後屢屢言之今年元旦上手挈元  
子令臣等諦視親諭臣等長幼之序言猶在耳

皇上豈得失信于天下失信于臣等三也道路訛傳謂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中外臣民頗多後議獨臣等不信以為元旦親奉玉音謂皇貴妃每勸冊立安得此不根之言乃今國泰之疏既上而不報已票而不行外間疑議以為皇貴妃姑令國泰塞責皇上始為皇貴妃解紛使疑在官闈憂在社稷何以杜百萬軍民之口副四海九州之心三也臣等謂祖宗一定之家法決不可不遵皇上已出之綸音決不可不信皇

貴妃未白之心事決不可不明惟立決大計早釋羣疑幸甚上覽奏報可仍令內侍傳示閣臣候旨行是秋套虜火落赤鈔掠洮河熟番入據莽刺川數出鹵掠邊將有戰歿者廷議焚焚有罷欵決戰之議公謂禦戎如用藥隨病製方不能執一今一二小酋間有猖獗而大酋全部尚在羈縻勢不得不撫其或陽順而陰逆暫去而復來或縛獻罪酋或送還人畜又不得不酌于戰與撫之間今不問是何部落有無順逆輒欲驅久不習戰之兵禦

方張致灰之虜非完計也立請廷推鄭尚書洛暨  
梁雲龍萬世德經畧之移檄切責順義趣其東歸  
聲火酋之罪勒兵出勦自是莽刺川絕無虜跡而  
它酋與火落赤相表裏者亦鳥獸散是時言邊事  
者率未中窾公極口辯駁不無相牴牾遂交章以  
攻公公疏辯者六辭職者五且請盡下諸彈章以  
憑覆按 上手詔慰留遣官宣諭者絡繹不絕忌  
者意必趣公以去公具疏申明邊計纏纏餘萬言  
且請九卿會議陸公光祖等復奏具如公指衆譁

乃稍定 累朝訓錄成進 上特晉公一階秩太  
師給誥并賜銀百兩彩段六表裏歲加祿米百石  
先是經畧捷報西師解嚴火酋遠遁衆番奉約束  
悉如公筭 上欲暴公功以勘叙有待故因訓錄  
之進先借以勞公公謂軍功業不敢與而校對又  
屬微勞凡三辭不允乃力辭晉秩而僅拜銀幣祿  
米之賜云公會以一品三考特具疏乞休 上不  
允勅吏部照例晉太傅給誥支伯爵俸賜勅獎勵  
仍宴禮部廕子尚寶丞別以銀幣寶鈔珍饌法酒

海國集 卷一  
佐之公拜別賜而疏辭祿秩詞極苦切。上聽辭  
俸秩賜宴獎勅仍如旨加賜銀二百兩青紅蟒衣  
各一襲綵段四表裏且命勿辭公強起拜受而南  
御史李用中主事湯顯祖僉事李瑄復連疏攻公  
上處分言者而降旨宣諭慰藉諄切然公歸志  
已決先後凡二十七疏。上至親撰勅留之有云  
伊尹在山野不忘君民今乃欲舍朕而去卿心何  
安且命冢宰率九卿趣公出公不得已以寬假請  
而攻者復不已時新安許公言冊儲事以去就爭

語過激。上意不懌允其歸公爲密具揭以請不  
報公乃請與同罷謝言者。上知不可挽乃命給  
驛遣官護送仍加賜銀鈔蟒衣綵段以寵其行公  
歸之三年。皇長子出閣講學至辛丑升儲禮成  
公聞之喜曰老臣一念酬矣特爲表賀。上念公  
調護功賜上尊肥羜及銀幣遣廷評黃琮存公于  
家曰冊立朕志先定但因阻激故從延緩知卿忠  
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元子已冊立爲皇太子冠  
婚並舉念卿家居系心良切特諭知之後以皇

孫覃慶再荷存問比歲公年八十當軸援華亭例以請上特褒公齒德勛勞遣行人以銀幣羊酒致於家公聞之望闕遙叩者三勅使及門而公逝矣嗚呼痛哉公配曰吳氏封夫人子男三人兆虬早卒用懋太僕寺少卿用嘉舉人女二人一適知縣李鴻一許聘郭元尹孫十三人承鼎聯壁傳芳騰芳廷芳濟芳懋出繼揆紹芳續慶緒隆繹訓紀常繩武嘉出孫女十三人婚嫁皆名族所著有綸扉奏草四卷綸扉笥州四卷綸扉簡牘十卷賜閒堂集四十卷公居恒孝友篤摯事繼母黃太夫人與所生等至老不衰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少賤亦與均禮氣色穆然喜愠不見朝堂以疑事質者沓至片言衷之語簡而當無不心折以去天下名士多所薦進顧不令其人知之晚節異議者蠶起交結構扇干岐萬轍以求必勝旁睨者爲之不平公處之恬如也總之公之爲政援據典制斟酌物情從容應之曲中條理一時諸臣惕於無所隱而快於得自盡當時官常無改海內清晏皆其力也



然世亡能名公者公去而時事日新回憶公當政  
政權固在握也鑿統之使未遣也風俗未盡薄惡  
紀綱未甚陵夷也庶寮與巖處之人未至撓當事  
者而效之柄也談往事者至謂以今校昔如唐虞  
三代不可再覩即不悅公者亦云繇此觀之公之  
爲人何如哉公勲在史官惠在生民主上虛已  
悚神以聽而一二表臣異流不難於撼之賴上  
知公至深雖聽其請老三詔存問追論定策之功  
播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異議始定雍容恩禮  
卒爲宗臣語曰爲臣不易豈不信哉聲公之燉垂  
于亡窮史職也思不能稱銘曰

明興館閣多良大夫文條武鬯救寧八區有偉申  
公崛起其中海涵地負恢乎有容勸講彤闈摘詞  
玉局厥問琅琅不以自暴考古憲今施于有政斟  
酌化源壹稟清淨人尚溪刻我質而平人必夸毗  
我和以貞鬱如鳳磨不搏不擊上奠儲宮外拊  
夷狄水潦游饑流亡者多啜之哺之惟公撫摩人  
百其喙羣然以侵寧爾小忍無傷帝心衆沫漂



